

兩年 HOUSEMAN?

五月天該是令醫科生雀躍的月份。'91, '92 M. B. 已過, '89班的final M. B. 亦接近尾聲, 隨着M. B. 的結束, 大家都可舒一口氣。

'89班同學快畢業了, 究竟在五年醫科生涯中, 他們學到些甚麼? 對所學的是否感到滿意?

你對五年的醫科課程可有任何期望? 記得一年班開學時, 我們都收到一份 "Regulations & syllabus for the degree of MBBS" 的小冊子, 裏面簡單地介紹了五年課程的範圍, 你可有閱過? 現在校方正對臨床課程作檢討, 以迎合九十年代香港的需要。當然, 在決定如何 (或會否) 修改教學範圍時, 校方必須界定九十年代醫學院需要訓練那一類型的醫生。將來需要的醫生是否跟現在的有所不同? 現時五年的醫科課程主要目的為教授基本的醫學知識, 作為註冊前訓練 (internship) 及日後進修的基礎。讀完五年醫科的畢業生, 只要經過一年註冊前訓練就可註冊成為內外全科醫生, 診治內科、外科及婦產科的病人。究竟目前註冊的制度是否出現問題?

根據八八年十月一份有關醫科進修教育及訓練 (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的報告 (Halnan Review), 目前大部份私家醫生均沒有接受正式G. P. 訓練。雖然此現象已廣為市民接受, 但世界各地均漸漸把G. P. 列為一門專科學問, 並認為成為一位全科醫生 (General Practitioner) 之前, 必須接受適當年期的專業訓練。該報告書建議, 受訓後的醫生, 應獲專業資格, 名為Specialist in Family medicine 以辨別其他目前未受訓練的醫生。

醫科是一門廣博的學問, 五年課程亦只能讓同學學會其中較重要及基本的知識、概念。為期一年的醫院實習期能否為我們帶來足夠的工作經驗以應付一個私人執業醫生所遇到的問題, 實值得商榷。因此, 在檢討醫科課程之餘, 校方亦考慮到註冊制度及醫院實習期的問題, 並提出了三項建議:

- 醫科畢業生在一年實習期後
- (一) 可以獲得執業資格 (如目前一樣);
 - (二) 尚未適合獨立執業行醫, 故應在指導下再實習一段適當的時間;
 - (三) 能參與基層健康照顧之工作, 但不包括任何醫學專科及G. P. 私人執業。

就此, 有人提出把一年的醫院實習期改為兩年, 以提供更全面的訓練。

就醫院實習期由一年改為兩年的可行性, 我們訪問了楊紫芝教授。

楊教授亦體驗到實習工作量之大, 但她表示這沒有什麼妥善的解決方法, 因為如果減輕Houseman的工作量, 使他們有更多時間休息和學習的話, 這只會把工作量轉移至已完成了實習期的師兄、師姊身上, 歸根究底的問題是一、人手不足; 二、醫生要親身做些跟本毋須要他們去做的工作, 亦即現時醫生工業行動的背後原因之一。

關於有人認為現時一年的實習期太短, 不足以給Houseman 吸收足夠的經驗和學習日益廣泛的醫療知識, 所以應把實習期增長一事, 這個想法早於六十年代時已在GMC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提出過, 但當時並未獲得接納。現在提出延長Internship 的建議, 楊教授理論上同意這是一件好事, 因為可以使畢業生有更多時間做不同部門的工作以吸收經驗。但是這建議卻受到大部份人的反對, 因為大家都希望早些完成實習工作而成為真正的醫生。

楊教授表示考慮過各方面的問題後, 現時仍會維持現行的制度。至於目前 G. P. 訓練不足一事, 便要寄望將來醫科學院成立後才可以提升G. P. 至一個專科學系, 進一步推廣G. P. 作為一個畢業後的進修科目。

MELETE

百合花



統 一 執 業 試

萃采
成枯

前言

各位同學，你們在拉記埋頭苦讀之餘，可有留意本港正醞釀着實行一個統一醫生執業試？這執業試的實行與否，對未來醫科畢業生的執業資格的審定，將會帶來決定性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對低年級同學來說，恐怕更形顯著。

以下的三篇文章，我們將不會對該試作任何評價，卻希望就三個不同角度讓同學對醫生在港及外地執業有初步的了解。我們極希望同學能循適當途徑向當局反映你們對該試之意見。



論壇上

中文大學學生會醫學會於四月十七日假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演講室舉辦一名為「香港醫科畢業生與統一執業試」(The Universal Pre-Registration Examination of Hong Kong Medical Graduates)的論壇。應邀出席是次論壇的講者名括中文醫學院院長李川軍教授、立法局議員梁智鴻醫生、香港醫務委員會主席兼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主任楊紫芝教授(排名不分先後)；各人均就有關未來本港舉行統一執業試(Universal Pre-Registration Examination)的問題發表意見。港大醫學院院長梁智仁教授亦本在講者席上，但梁教授因身有要事，故未能參與是次討論。

目前本港醫科畢業生是毋需考執業試便可獲執業資格，但隨「九七」大限將近，本港醫生註冊制度屆時亦不可能繼續沿用英國的模式；加上九七年後，預期本港將有大量非英聯邦(尤其是中國內地)的醫生流入，及早制定一套評審醫生執業資格的方針，已屬毋容置疑的事。因此，醫務委員會早已成立工作小組，並於四月中就有關問題舉行過首次會議；小組預算到第二次會議時可完成一份建議，交予委員會通過，再經醫學界諮詢後，上呈立法局討論。

在論壇上，楊紫芝教授指出現時工作小組內認為可能的措施有三：一、規定所有地區包括香港、英聯邦及非英聯邦地區的醫科畢業生，必須通過統一執業試，方可在港執業；二、維持現行制度，本港醫科畢業生可免參加執業試；三、統一兩大醫學院畢業試，作為認可執業考試，並容許香港醫學生自由報考另一個為其他地區醫學生而設的執業試，一旦合格，可不一定通過醫學院畢業試便能得到執業資格。立法局議員梁智鴻醫生表示支持第一項建議，他認為現行制度使人感到本港對非英聯邦醫生存有歧視，為了公正原則和保證日後醫療服務能維持着一定水平，所有本地和外地的醫生都必要經考試合格，才可在港「掛牌」。另一方面，楊紫芝教授則認為第三個方案較可接受；站在港大醫學院的立場來說，楊教授堅持畢業試是足以評定醫學生是否有執業資格的；要本港醫科學生多考一個試，恐怕是大學和學生都不願接受的。

當日另一位講者，中文醫學院院長李川軍教授提出學位考試是大學教育不可分割的一環，所以大學是不可能放棄畢業試的。李教授亦建議未來兩間醫學院的畢業試部份試題(如臨床科目部份)，可作為評核執業資格的其中一個依據。

綜觀各講者的意見，現時醫務委員會中對有關問題仍未達成定論。現階段的分歧能否儘快解決，實有賴工作小組各成員日後的努力。

執業試

現時香港為評核非英聯邦醫生專業資格的執業試，基本上分為三個部份。首部份考試是採用多項選擇題形式考驗應試者的基本醫學知識，完卷時間三個半小時，而合格率則偏低，通常不過兩成。第二部份是歷時三小時的英語運用測驗，順利通過第一部份考試的一般都可以在這測驗中取得合格成績，而進入第三部份。最後一部份是一個三小時長的口試，應試者要面對不同的評審團回答有關內、外、婦產各科的問題。如果口試合格，應試者便可獲派到政府醫院進行十八個月的實習，期滿後即可享有在港執業資格。

隨着近年醫學急劇發展，和社會對醫療服務水準的要求日漸提高，非英聯邦醫生執業試的考試內容和要求近十數年來確實相應地改變了不少；但目前執業試仍存有某些流弊：

- 一、現時的考試模式只能保證合格人士擁有最低的專業水平，如現時考試第二部份接近百份之百的合格率，和第三部份以口試進行等現況，均使人感到這考試未能滿足現時的需要。
- 二、經過三部份考試合格的人士，需要在醫院渡過十八個月的實習期(Externship)，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八小時。這樣的安排，恐怕未能使實習醫生對醫院工作培養出責任感和歸屬感。
- 三、因此，要是未來要在港推行統一執業試的話，以上的問題是必要作審慎研究和設法解決的。

執業資格

現時世界各國對本地與外地醫生的執業都施行着不同的政策，其目的主要是確係在該地執業的醫生都有一定的水準及經驗。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保護主義。儘管各有關人士都不願意公開承認，但各國對自己培訓出來的醫科畢業生，在某程度上，的確都加以職業上的保障。香港究竟准許哪類醫生在本地執業？而本港醫生在外而又受着甚麼限制？以下是一個簡單的介紹。

香港醫科學院自從在1911/12轉成為香港大學醫學院後便一向受到英國醫務委員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的承認。GMC以往一向都承認所有英聯邦國家(包括澳洲、星加坡、香港、加拿大、馬來西亞、印度等)的醫科畢業生的專業資格。但自從七十年代開始，這政策便有所改變了，GMC不再承認某些英聯邦國家的畢業生，所受影響國家包括加拿大、馬來西亞(除了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外)和印度

。目前，香港的兩所大學的醫學院亦不斷要接受GMC的審核，這包括在課程、講師資歷、圖書館設備、External Examiner的報告等幾方面。

澳洲脫離GMC後，已採取了對國外畢業生一概不承認的政策，他們不可以在澳洲執業，除非是澳洲缺乏的專科人材(如病理科醫生等，他們有機會可獲醫院或大學聘用，但他們仍不可轉為私家執業，又或是已考獲澳洲本土的執業試而獲得私家執業的資格。執業試分三部份——內、外科及英文，這個試可能不算太困難，但澳洲的法例規定只可以是澳洲公民才可報考，所以要執業就先要用其他途徑移民。新西蘭的情況和澳洲大同小異，只要有機構肯聘用就可以工作，但不可以隨意轉職或作私人執業。

至於加拿大及美國方面，執業試的範圍就比澳洲還廣。

GMC既然承認香港的MBBS學位，這表示了我們理論上是有資格在英國執業的，但實際上卻是困難重重，其原因一是我們先要取得Working permit，即簽證上的問題，而其二是因為英國實施的是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醫療制度，病人是經由NHS分配給醫生的，並無香港般的私家執業醫生，所以醫生需要得到NHS的聘用分配病人，如不獲分配，便沒法謀生。

相反，香港又承認甚麼的醫學學歷呢？香港基本上是跟隨英國GMC的方向，GMC承認的香港都會承認，但EEC及愛爾蘭共和國則例外——香港不承認EEC，但承認愛爾蘭共和國，這和GMC的政策一剛巧相反。香港不承認EEC，恐怕會有太多醫生湧入，加上他們大都與本港人有語言上的隔膜。愛爾蘭共和國受到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承認，主要是有見於他們各方面都能保持一定的水準，其中包括到愛爾蘭讀醫的香港學生。

其他在港有資格從事醫療工作的包括香港兩大畢業的實習醫生(Interns)、考畢非英聯邦試及格的實習醫生(Externs)和受僱於大學及政府醫院的特別人材(主要是大學的教員)。

而其他非上述的醫生則要投考執業試才可在港正式註冊掛牌。

執業試自六、七十年代便開始考慮在港舉辦，主要是因為有一批大陸醫生在港要求承認其正式的事業資格。

一九九七年距今還有八年，到時香港再不是英聯邦國家的一份子，同時亦帶來一些專業資格上的問題以待解決。主要的轉變就是香港不能再倚賴GMC監管香港的水準，同時亦不可能對英聯邦醫生有特別優待，反之，要面對的主要是中國大陸畢業的醫生。進一步的就是近來有為數不少的香港學生到了台灣及大陸(如暨南大學)讀醫而希望畢業後能回港執業。這些轉變都使非英聯邦試在九七之前有改變的必要。首要工作，就是所有外籍醫科畢業生(包括大陸)都要一視同仁，即所有人都必須達到一個可接受的臨床水準，及適應到最新的醫學方法，才可在港執業。

鳴謝

楊紫芝教授
HKMA

CU MEDIC

前言

自從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在一九八一年正式成立後，香港培訓醫生的專上學院就增加至兩間。但一直以來，兩間大學的接觸都不太多，加上兩間大學相距頗遠，或者只可以從以前的中學同學口中略知一二。縱然如此，兩大的醫學生都希望儘量能夠加深彼此了解，在學術和課外活動上互相交流，像今年暑期的「兩醫交流營」就是一個好例子。

為了讓同學對中大醫學生生活了解更多，啟思在復活節期間曾到中大走訪了廿多位中大醫學生（包括了Preclin及Clinical的同學），雖然資料不能代表什麼，但仍希望可以給同學作一個參考。

面 面 觀

子
不正
西花園

院會架構

在一個下着細雨的早上，我們一行三位啟思人來到了中大基本醫學大樓的Med. Soc. 房，訪問了他們三位Exco. 成員。

先說中大Med. Soc. 的架構，中大Med. Soc. 就像兩大其他系會一樣，都是隸屬學生會下的，而Med. Soc. 內主要分為Exco. 和代表會 (Delegation Committee)。

代表會的成員，是由每級兩個代表同學組成。代表會的工作主要是負責每年十一月的Exco. 大選，那時，由代表會組成的大選委員會將會負責整個大選的過程，其中包括候選人的提名、諮詢和選舉等有關工作。他們以往的投票率都是超過八成的。

至於Exco. 方面，則和我們的Exco. 大致相同，有主席、外務副主席、內務副主席、財務秘書和常務秘書等。

當然，作為啟思人，我們希望能知道他們醫學院刊物的情況，他們出版的《心鏡》是一本由出版秘書負責的刊物，每期內容包括一些專題和非學術性的題目，並且有醫學院通訊等。而《心鏡》的出版期數方面，以往為每年兩期，去年為每月一期，而今年就以通訊的形式出版。基本上，出版的日期都如《啟思》一樣會受到編委考試的影響。

一年一度的健康是由外副以及學術秘書負責。87和88年的健康都假座於香港大會堂和沙田大會堂舉行。87年的展覽名為「換新、重生」，以器官移植為主題，而88年則以「心血無價」為名來介紹心血管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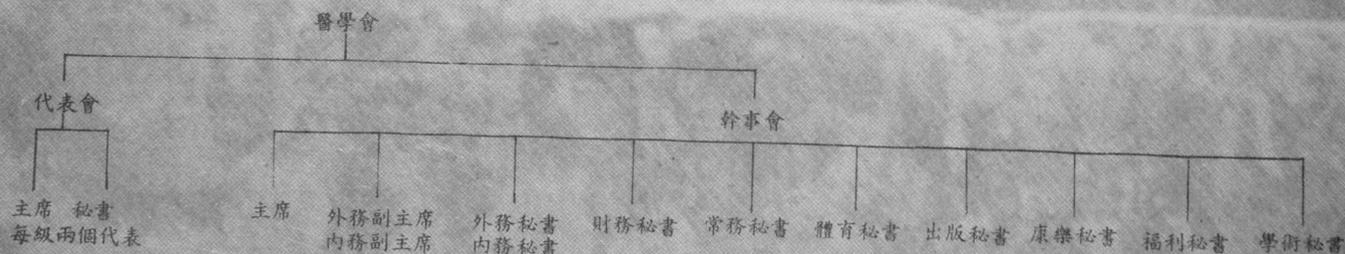
在Exco. 成員方面，往年大多是由一年班的同學擔任，而今年則有一年班和二年班同學，同時亦有臨休期的大仙幫助聯絡臨床前期同學的工作。

Med. Soc. 的工作當然包括了對內和外兩方面。對內的活動包括每年的醫學生節、迎新營、Exco. 交職典禮、院聚餐等；對外活動包括每年的健康展覽及兩醫交流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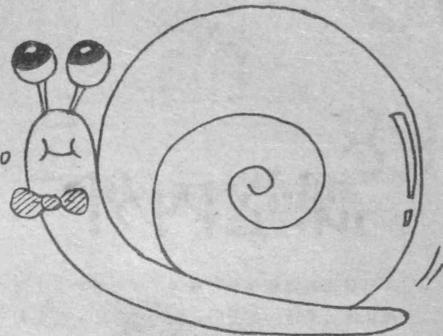
一次活動以至整個院會的成功與否，當然有賴同學的參與和支持。就以迎新、迎新營、醫學生節等活動為例，如果不與考試時間衝撞，一般同學們的反應都很熱烈。Exco. 在安排活動上所遇到的困難，主要是臨休期和臨床前期同學的聯絡問題，因為大仙上課的地點是相距基本大槩如遠的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故往往在聯絡大仙參加活動上出現困難。

院會的經費來源主要來自同學所交的會費。會費的4%會撥入院會基金，作為購買院會日常用品如書枱、打字機等。另外16%則是作為課外活動的經費。而每年的聖誕晚會、電影籌款活動也是經費的來源。

總括中大醫學院院會的工作，都和我們的大致相同，而所面對的困難也同樣是同學的參與程度、讀書和院務的衝突等。但無論如何，作為幹事會幹事，Exco. 的工作將會是他們醫學生生活裏面一個難忘的回憶！



早已聽聞中大醫學院的功課壓力比港大繁重。偶然跟一些現就讀於中大Medic 的舊同學攀談，說到學業問題時，他們便不約而同的對我說：「你在港大讀得真『歎』，而我們……」接着便是一大堆似是訴苦般的話——什麼功課多，假期少、測驗易「肥佬」、又易留級云云。起初對他們所說的話，確是有點懷疑（最低限度，我並不以為現在經歷的醫學生生涯很「歎」）；但經過這次親身到中大採訪後，我倒發覺舊同學們並無過甚其辭呢。



課程簡介

中大醫學院的課程和我們的沒多大分別：包括了臨床前期兩年，臨床期三年，而畢業後亦須當上一年Houseman。不過，對於那些以暫取生或H. level 途徑入學的同學，他們還要在未上Preclin. 之前讀上一年暫編主修醫科 (Potential Medical Major, 簡稱PMM)。

PMM

跟Preclin 和Clinical years 不一樣，PMM 是採取學分制的。PMM 分為兩個學期，所修科目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在一個學期內，每科可得3分學分。此外每科的實驗課 (Practicals) 會另外佔一分，體育課也佔一分。某些同學亦須於該學年內同時修讀英文或中文 (或兩科)，該兩個課程亦各佔三分。每位同學通常可修合共不超過21分的科目，而欲修讀超過18分的課程，同學亦必先通知校方。換句話說，如果某同學不用修中文和英文，他便可用剩餘的學分去選修其他任何科目 (一些需要額外資格的科目則例外)。同學如要升上Preclin. one, PMM 該年的GPA 便不得少於2.3。

通識教育

談到中大，不能不提他們特有的通識教育。中大學生除了修讀本科課程外，還要修滿一定學分的通識課程，這些課程各書院和大學本部都有提供。就以醫科生而言，通識課程必須要在臨床前期第二年完成 (修滿15分學分) 有部份課程是必修的，如思想方法、邏輯等；除了這些，同學便可選修其他課程 (如文學、經濟、藝術等)，至於有什麼課程可以提供選擇呢？這便和同學所屬書院有關。而對本科課程繁重的工作壓力，又要應付通識，中大醫學院同學怎樣面對這個問題呢？啟思編委曾就此訪問幾位中大醫學院院會幹事，他們稱一般同學都較重視本科課程，但幾位幹事仍然對通識教育的精神抱着支持和肯定的態度，同時承認其在實行上有一定程度上的技術問題，以致同學可能未能從中取得最大益處。

PRECLINICAL YEARS

一、二年級的課程給予同學的壓迫感是真的比我們厲害。一年級的課程和港大沒有多大分別：生理、生化、解剖和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雖然某些在港大醫科一年級已開始教授的科目，如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在中大是安排到第二年的，但Gross Anatomy——一個令人吃不消的科目，在中大第一年便要全部「熟青」。換句話說，當讀者看着這篇文章時，中大一年級同學已讀完Head and neck, 並正埋頭苦讀，準備學年試呢！

說到考試，中大一年級並不像我們一樣：他們年終會有一個學年試 (Faculty Exams)。這個考試和學年間的測驗，並不如我們First Year 的Term Tests 一般，「肥」了也影響不大；反之，他們若測驗考試成績不如理想，被院方判處「極刑」——留級——的機會要比我們大得多 (每年都會有八至十個)。反觀，港大醫學院就甚少要一年級同學留級，而比他們幸運得多了。

Preclin 2的一年，除了繼續First Year 未完成的課程外 (生理學、生化學和神經生物學)，還要讀「藥」——Anat. 加上Pharma, 這恐怕是我們不能想像的。在中大，Pharma. 每兩星期便會有一個Quiz，在這種情況下同學便不熟「藥」也難。第一期專業考試 (First MB)，和我們一樣，於第二年四月舉行，也有pull-up viva 和distinction viva。可是，同學要升班，補考的科目就不能超過一科。再加上所考的科目 (Pharma., Anat., Phys., Biochem.) 比我們多，考試壓力自然比我們大。

至於病理學和微生物學，中大要在Clin. one 那一年才開始教授。

CLINICAL YEARS

在中大，Clin. 1 在七月便開始了，而眾所周知，中大醫科臨床期三年是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上課的，所修習的科目和我們的並沒有太大分別。在第四年 (Clin. 2) 分Specialties 後首先要修的是社區醫學、婦產科、兒科和精神科。而Elective Period 亦在Clin. 2 那年進行。

談到考試，第二期專業考試 (2nd MB Exam) 是在Clin. 1 的年終舉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期專業試，在中大是分為兩部分的，分別在Clin. 2及Clin. 3 年終舉行。

醫學院

暫編主修醫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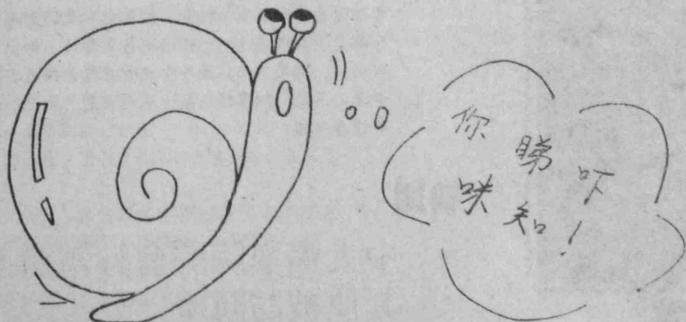
臨床前期

解剖學、生理學、藥理學、生物化學，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導論。

臨床期

內科、外科、病理解剖學、化學病理學、微生物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兒科、婦產科、麻醉學、腫瘤學、臨床藥理學、放射診斷學、精神科、社區醫學。

實習



課堂內外

可能因為課程編制的關係，中大醫學生生活的確比港大緊迫，每天一上完lecture，學生大都花上不少時間作讀書之用，因此中大醫學生往往給人一種深不可測的感覺，但他們是否把課餘的時間全用作讀書呢？答案當然不是。原來他們的課餘生活亦頗多姿多采，絕不比港大醫學生生活遜色呢！

在訪問中，發覺部份醫學生都有參加課外活動，包括一些由院會主辦的大型活動、開放日、O' Camp、健展等。至於平日的消遣，最大部份喜歡看電影、閱讀、逛街、球類遊戲、踏單車、聽音樂和健身，喜歡游泳、園藝、看電視的亦大有人在。

在港大，宵夜多數集中在西環的水街，但在中大就分散得多了。聽說除了火炭火車站外，還有大埔可以提供食物和飲品，供同學們一起風花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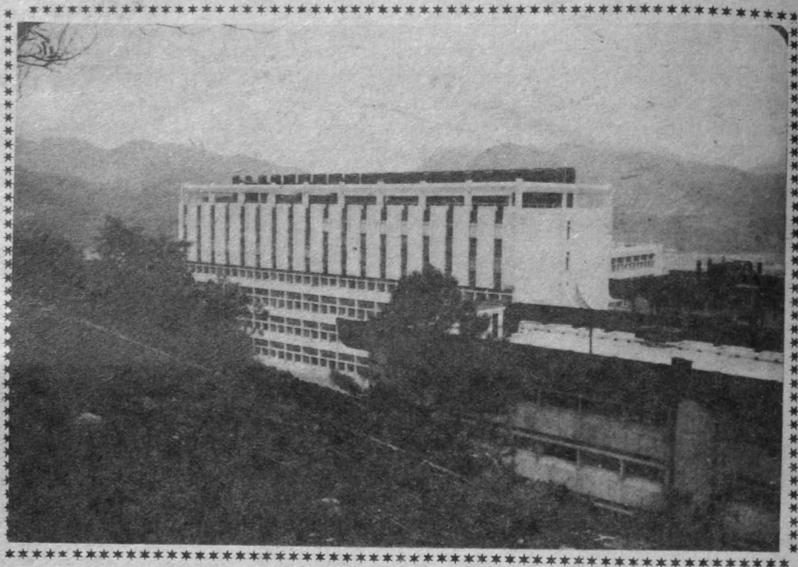


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大的宗教活動亦不比港大遜色，在訪問中，有過半數的被訪者亦有參與當中的宗教聚會。

至於考車牌，中大醫學生對此似乎並不十分熱衷。這可能是由於中大交通較方便，鄰近火車站和巴士站，不需要像港大般，長途跋涉才可以去到地鐵站，而且中途經常出現交通阻塞。至於補習，在中大亦頗流行，或者這就是今日大學生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不過可能因為功課太忙吧了，補習亦多局限於第一年的醫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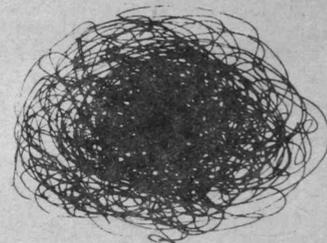
在港大極為流行的出國旅遊，原來在中大醫學生心目中亦佔了一個頗重要的地位。有七成的被訪者有在假期出外旅遊的習慣，目的地多數是中國大陸和亞洲地區，各位或者有機會出外旅遊時，不妨多留意身邊的旅客，可能有很多會是中大醫學生呢。

+++++



關於平日的課堂生活，原來中大學生亦有一個在港大頗流行的習慣，就是走堂，但比率並不十分高，只佔所有lecture的百分之五左右。通常走堂的原因，亦多數是因為希望用多些時間作自修用途，很少是因為時間太早，lecture太沉悶，或者因為太多活動要參加而走堂的。

在學制上，他們普遍覺得lecture次數適中，並且他們覺得lecture對學習頗有幫助。但Test和Examination的次數他們都覺得有時考試範圍太大，有吃不消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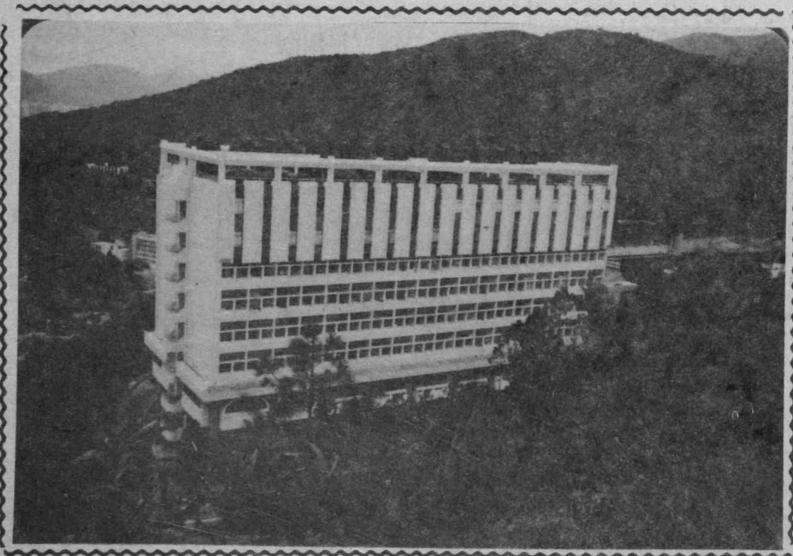


「潛艇」何處尋？

沙宣道上可供港大醫學生溫習的地方是利希慎圖書館，或陳蕪琴樓內那兩個像太空艙般的溫習室。在中大那邊，醫科圖書館設在威爾斯親王醫院，而該處藏書又以臨床科目為主，故此低年級同學甚少涉足「Med拉」。然而，中大校園內亦不乏為醫科同學而設的「鋤書」基地。本科醫學大樓內有多個實驗室，除了作實驗、示範和補課用途外，更有充足的座位，讓同學們課後溫習和考試時「衝書」。部份同學也會跑到大學圖書館讀書。那裏座位較多，然美中不足的卻是它距離醫學大樓甚遠，一往一返甚為費時，加上「自閉位」不足，而且屬於中大所有院系共用，就筆者之感覺，似乎稍為缺少了沙宣道「拉記」的那種齊一性。

鳴謝

中大醫學院院會幹事會及其他被訪同學





港大學生節 89

朗 霑 雨林

萬眾期待的香港大學學生節終於在今年二月三日完成三星期的各類項目。因為上屆學生節(一九八七)與醫學院考試撞期,我們只好退出。今次,它改於較早時間舉行,令到醫學院各同學得以大展所長。最後,我們不負眾望,勇奪院際總冠軍,與法律學院平分王廣武盃。再一次證明,醫學院學生不只在學業上有優秀成績,其他方面無論音樂、戲劇以至運動亦不乏藏龍臥虎之輩。

是次學生節主要分為舍際及院際比賽。院際方面,除了拔河比賽,還有在陸佑堂舉行的院際大合唱比賽及戲劇比賽。

一月二十三日——院際大合唱

這天,大家都懷着很緊張的心情。因為院際大合唱是一項大比賽,亦對總分有很大的影響。雖然只有六院參賽,但戰況仍非常激烈。下午的採排只有一隊出現。似乎大家都想給其他院系的隊伍一種「驚喜」。六時三十分,各隊人馬開始魚貫入場。令人興奮的是不只參賽者早到,甚至沒有參賽而來打氣的同同學亦十分早到。這無疑是給參賽者打了一支強心針。

七時四十分,評判們包括郁慶五先生、符潤先生及李丁儒先生準備好了,而比賽亦正式開始。六隊隊伍分別唱出學生會會歌及一首自選歌曲。筆者認為各隊實力平均,比較突出的是法律學院。自選歌曲方面,值得一讚的是醫學院選了一首很特別的樂曲。全歌只有兩、三句,但大部份是由模仿進食時的各種聲音組成。各聲部以輪唱及重唱唱出主題。唯一可惜是處理方法尚欠成熟及保守,但成因可能因為隊伍人數及排練緊迫所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兩位指揮。包括法律系的劉書玲及醫學院的王若芝。兩位指揮得有板有眼,實屬真才。反觀得勝隊伍——社會科學院,筆者不敢對其指揮有何建議,亦不敢詢問評判對他的評價。但這隊勝在兩首樂曲表演平均,自選歌曲更勝在淺及容易為大眾接受,故獲得不少掌聲。

結果,醫學院以些微分數屈居第四,第一名為社會科學系,第二法律學院及第三的文學院。筆者認為比賽結果很倚賴以何人為評判及現場氣氛。所以往往有意外結果。故落敗者不應氣餒,而勝者亦不應過喜。然而,「參與」乃「比賽」的最大的收穫。筆者在此對各參賽者表示佩服及贊同。

總結來說,筆者覺得各醫學院同學應該更團結,以實質的行動來表示對參賽者的支持。筆者在當晚未能見到大師兄及師姊到場,有點遺憾。反觀某些學院的「啦啦隊」比合唱團更人頭擁擠,有未戰先勝之感。

一月二十七日——Singing Contest

這晚雖然並非以「院」為單位,但比賽亦十分精采和熱鬧。值得一提的是樂器比賽方面,第一名的曾浩輝(鋼琴)及第二名的郭淑琴(小提琴)均為醫學院學生。由此可見,醫學院中不乏良將,筆者希望其他「臥虎們」不妨多加參與比賽及挑上大旗。

一月三十日——院際戲劇比賽

今次參賽的戲劇題目是「這裏再沒有家?」,內容通過一對母子的對話,回憶起以往一家人的生活,結尾以母親的自白,來交待出世間還存着愛。Medic 今次並不像其他院系般有極度華麗的佈景,反之只以幾個木架、幾件簡單的道具來作為佈景,在簡單中已能表達當時的環境,實在是一處值得可取的地方。

今次戲劇比賽是環繞着「愛」為主題,故此整晚各院系的表演有着各種人與人之間的愛,其中以工程學院的戲劇較為突出,他們找尋消失了的神,故事中各種人、物、事都有着HKU的影子,加上攪笑的對白,自然帶來陣陣的笑聲。

比賽後由評判麥秋先生給與評語。在宣佈結果前,各院系都極為自己的Faulty叫Cheer,陸佑堂一時顯得熱鬧非常。比賽結果,Medic 得冠軍, Law記第二,而Arts得第三。另外,Medic 的陳英琪同學奪得最佳導演獎,潘錦霞同學奪得最佳女演員獎。謹在此祝賀今次有份參與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他們的努力不僅為自己帶來獎項,亦為Medic 添上一份光榮。

二月三日——學生會之夜

距離 UNION NITE 已有一段相當的日子了。記起當晚原定在七時正於陸佑堂舉行的 UNION NITE。因某些緣故,需要延遲三十分鐘才正式開幕。

出席於當晚的人仕,來自九舍八系,還有些外藉嘉賓,相信是博士級人馬。而舍制戲劇比賽的得勝者 RICCI,更把他們的戰利品(TROPHY)一同帶來,示威也!

除了永恆閣合唱團及合作社的表演外,其他的表演者全是 UNION FESTIVAL 的比賽冠軍。值得一提的,分別是 D and D(一雙人組合)以及合作社的表演。前者所唱的 SOUND OF SILENCE,得到在場觀眾的熱烈喝采;而後者表演中跳天鵝湖的「天鵝羣」(由合作社成員飾演),更逗得觀眾哈哈大笑。可想而知,表演是那麼成功的。

當晚的壓軸表演,是由各堂各系的代表一個接一個地唱着他們自選歌曲,而 UNION NITE 便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下結束了。

學生節在學生會之夜閉幕後,亦正式完結。綜觀是次學生節,一羣工作人員的辛勞對於這屆學生節的成功是不可埋沒的。但是,沒有學生們的支持及參與,空有一羣籌委,亦難成大任。筆者在此總結,希望上年缺莊情形不再,學生節年年照覆,同學們熱烈參與。



幹事通訊



嘩！三分一有多啦！這樣就過了我的 TERMS OF OFFICE 三分一有多了。回想一下，做 EXCO 並不是好像很多人說的那麼難。無可否認，私人時間少了很多，但同時也學到很多東西，結交了不少朋友。尤其是比較高班的，平時沒有多大機會識到他們，但因做了 EXCO 便和他們交往多了，得到不少「搞嘢」和讀書的心得。

反省一下，發覺自己非常「不務正業」。原因何在？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喜歡玩。日常 FINANCIAL SECRETARY 的工作非常沉悶，因此做成我幫手搞 SOCIAL ACTIVITIES (e.g. Medic Ball、Union Festival) 和 SPORTS (as a driver!?) 的時間比我花在 FIN. SEC. 的工作上比較多。在此，向各位曾經對小弟有少許信心的同學們講一聲：「請坐下，飲杯茶，食個飽，聽我講聲對不起。」

其實，FINANCIAL SECRETARY 有什麼工作？比較日常要做的有管理所有收入(?!) 和支出，和 HONORARY TREASURER 打好關係，當值開合作社(合作柜?) 方便同學買東西，開評議會，還有和學生會本部打好關係。比較特別的便只是我們今年的幹事會少了 CHAIRMAN 和 INTERNAL VICE-CHAIRMAN，另到很多事都由 EXCO，有時甚至得我一個，來作出抉擇。另外比較特別的是要當上 GALA PREMIERE '89 ORGANISING COMMITTEE 的主席一職。今年的 GALA 可以說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醫學會的命運差不多可以說是在這個 O.C. 的手上。原因？醫學會無錢！我們今年已開始用盡一切我們所知的途徑去「搵錢」。GALA 的成敗很大部份是在一羣售票員手上，所以在此，向大家「求救」，希望每位能幫忙的同學都出來幫忙。在此，預先多謝各位的幫忙。

財務秘書 會慶廉

今次是我第一次在 EXCO 通訊和大家談話，首先說聲「大家好」。

我平均每兩、三個星期訂一次汽水，去一次 S. U. Coop 買文具。每次買文具，由於數量多，而 Main Camp 和 Medic 之間的路程遠，所以都有煩劉建榮、吳廷英、盧子峯、Stella 仔等同學的協助，才能把文具順利送回 Medic，在此，我向他們深表謝意。

Games Rm 內零食機「不收錢」的情況，我已知會有關公司，他們也為這事深感遺憾，但由於那部機是舊機，已無法修理，所以，他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送一部新機來。那部冷熱飲品機，是新產品，也是由零食的那間公司供應，希望各同學因此機而受惠。

現今社會通貨膨脹，物價上升，MEDSO 紙也不例外，所以同學們見 MEDSO 紙每佰八元，不要說貴，EXCO 是不會從中賺取任何利益的。

有關 GAME ROOM 內的乒乓球，我曾經以大字報作出交待。現在，薄扶林文娛中心(PAC) 每月提供三十個乒乓球，每天存放數個在 GAMES ROOM，供同學們使用。但是，若果在一個月內三十個乒乓球遭損毀或遺失，EXCO 和 PAC 都不會提供額外的乒乓球。所以，請各同學小心使用，切勿浪費。

最後，衷心的一句，希望各同學在 MEDIC 內，能渡過愉快的生活。

福利秘書 楊偉民



今年的醫學會會況，到現在也可以有一般清楚的梗概。幹事會不齊壯的情況，曾經造成一些掙扎，到現在一切也慢慢適應下來，幹事會內外的分工，也已經有了安排。若從實質工作來看，今年的幹事會工作和以往比較，大致沒有什麼退步，福利、文康、體育等，均告順利進行。而一些大型活動，如健康展覽、迎新、電影籌款等，亦已積極投入工作中，而且情況似乎還比去年順利，在沒有內務副主席專責作招募的工作下，這的確教幹事會大大舒了一口氣。

但若撇除一些表象，再深入一些地看，幹事會，乃至整個醫學會，究竟在七百多位會員中，扮演了怎麼樣的角兒？文具供應商？舞會攪手？年復一年，一批批新人進來，慢慢又變成舊人，他們大都是一羣有待塑造的個體。醫學會既要塑造他們，他們也要塑造醫學會，彼此應該是互為影響的。我們時常聽見人說「學運已死」，「認中關社」再非同學的主流思想，但新的主流思想是什麼？醫學會又可曾主動去發掘這點？

醫學會本身的架構不算臃腫僵化，但是有時卻予人無生氣之感，亦缺乏一種自我檢討改進的精神和機制。權力最高的常設架構——評議會，在各班代表「買少見少」及其他一些情況下，熱烈積極的討論，絕無僅有，議事監察，以至反映民意的功能，甚成疑問；其他的一些組織，也缺乏革新動力，往往只是年復一年，重複大同小異的工作。

以上所提的醫學會和同學互為影響的緊密關係，至今到底還剩多少？應如何加以提高？這都是幹事會今年關注的問題。

我們嘗試在這問題上踏出第一步，透過中期檢討(此乃一新的試驗計劃)，增加同學對幹事會的瞭解，和收集多一些同學的意見，希望有助加強醫學會和同學的相互關係。

外務方面，今年只有兩名外務幹事，本人兼顧的學生會中央工作，頗為繁重，亦須要應付幹事會主席和內務副主席懸空所積壓的工作，而外務事務秘書亦要處理不少既定工作(如兩醫交流營)，以致外務幹事的機動性不足，在缺少了時事秘書的情況下，這問題更形顯著。

外務工作所需的靈活和機動性較大，但現今外務幹事的常規工作不少，間或有力不從心之感。要解決這問題，除了外務幹事齊壯，或求諸於其他同學協助外，工作的再劃分，如設一中央評議會代表，取代外務副主席在中央的職務，可能亦是一改善辦法，值得在修改憲章時考慮。

外務副主席 莊義雄

HERB!
CAMPUS
LIFE!

外務秘書 鄭佩君

正當在處理外務工作忙個不小時，我不期然停了停，想了想，發覺「上班」的日子只是剩下一半；莫看我們幹事會人手單薄——只有七位幹事，但工作效率非常高。最近，醫學會各委員會均紛紛成立——「兩醫交流營」、健康八九、AMSAS89' 'Gala Premiere 89'、迎新八九等，這個熱鬧的現象實在令人感到興奮。雖然醫學院課程緊密，卻仍有一大批同學踴躍地幫忙籌劃各項活動給同學（如兩醫交流營、迎新八九）及廣大市民（如健康），秉承醫學會的優良傳統，這不是可喜麼？尤其是身為幹事會的一份子，在這惡劣的財政狀況下，看到這情形，更覺鼓舞，例如：一年一度與中文大學醫學會合辦的「兩醫交流營」，今年將如期於七月中舉行，而我正是港大方面的負責人，今年節目將更豐富，我和各籌委都衷心希望達到兩大醫學生互相認識、交流切磋的目的，藉此懇請各同學珍惜這個有意義的機會，踴躍參與。

身當外務秘書一職，當然不只是負責「兩醫交流營」，除了處理日常信件外，我亦需要分配不少時間於聯絡外間團體，學生會中央及關心時事方面。今年暑假，本人計劃開設「成人急救班」，現正等候聖約翰救傷隊安排導師，讓各「準」醫生對急救有更深的認識。同時，前陣子，我曾安排同學往港台電視部作「醫生與你」節目現

場參觀，有興趣的同學現亦可向本人查詢。

至於和學生會中央的聯繫，一直都非常緊密；我亦曾在「陳燕琴大樓」的外務通訊板向各同學介紹學生會舉辦的活動如「京港兩大社會實踐計劃」、「美國考察交流團」、講座、交流會等，雖然醫學院在地理上遠離學生會本部，但這並不表示我們聯繫的鬆散，學生會正需要一班關心校園動態的同學，有興趣的同學不妨多些往學生會本部逛逛，留意學生會及校園活動，你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此外，在關心社會時事方面，幹事會時事秘書的空缺，使舉辦時事方面的活動遇上不少困難。雖然如此，醫學院亦曾邀請學界諸委和同學討論「民主絕食與基本法前職」的問題，舉辦「越南難民生活剪影」的展覽及「時事直擊」錄影帶播放，希望各位同學欣賞並繼續支持醫學會，我們極歡迎身為一份子的你提出寶貴的意見，作為我們的參考，使醫學會更能夠同學服務。

文康秘書 廖嘉怡

不經不覺，自己負責攪的大Function亦已過得七七八八。目下所剩的就只有預科生日及醫學生節八九。想到這裏，心頭亦鬆了一口氣。

回想起第二個學期開始時，發覺自己要在大約兩星期內攪三個Functions；分別是醫學會的交職典禮、港大學生節及新年慶祝活動。當時

的感覺是很緊張、很刺激、很具挑戰性！縱然是忙個不亦樂乎，但個中的苦樂，成功與失敗，卻只有自己才知曉。

「Stephenie，你這樣做是錯的！你只顧及這……，卻忽略了那……」「找不到人玩，怎辦？難道我們放棄這次比賽嗎？」「要宣傳，一定要加強宣傳！」「我們勝了？真的？！不是差法律學會一分嗎？」「太好了，實在太好了。藏龍伏虎的醫學院在久休復出之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態，把港大學生節的院際總冠軍奪了一半回來。可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卻不是今次比賽的成敗，而是我終於發覺在我週遭的同學，其實有很多很多都是很熱誠，很願意為醫學院出力和打氣的。這使我十分感動，我感到自己再不是那麼的無助和孤軍作戰，而是背後有很多人在支持我呢！

聽到了勝出的消息，可說是我個多月以來最開心的一刻。彷彿做的一切都得到了回報……但回想起今次對我來說，褒貶却只差一線！若真的差一分便輸了，那麼……縱然我相信「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個學期了，只需攪些小型的Function。是讀書的時候了！可是還要開GP Meeting，開Exco Meeting，開Council On duty etc！Exco生活，多姿多采？俗務纏身？我相信各人在自己心目中已有定語。然而我心中，却只響起這幾句話。

「大石攞落，弱者視此為行路之障礙，勇者視此為進步之梯階。不咬牙，不苦撐，終無成功之日！」

**HKU-CU MEDIC
INTERFLOW
CAMP 89'**

Date: 18th ~ 20th July
Place: HKU & CU Halls

Organised by: Medical Society H.K.U.S.U. Medical Society C.U.H.K.

中流砥柱

朗、霽

無可否認，一個Department 運作成功，除了依靠有學問的學者，和一些行政人員外，還需要一班Technical Staff在背後不斷的協助。

今期啟思訪問了生理系的Technical Staff，生理系共有二十一名Technical Staff。馬霖新先生服務已經有四十二年了，四十二年內為五任教授服務。而曾紀鉅先生也服務了二十一年。

他們的工作時間，通常是逢週一至週五，早上八時半至下午五時，週六只需工作半天。但有時候工作還未完成，他們便要遲一點才能下班。新上任的Technical Staff除了有公眾假期外，每年還有二十一天的假期，一直遞增至一年有三十日為止。

工作範圍方面，除了準備儀器和協助學生上實驗課外，還要協助Lecturer的研究工作。遇到儀器失靈時，他們便將儀器交由1B的Workshop修理。

隨着時間，他們應徵的條件也改變。馬先生應徵的時候，所需的學歷是中三或中四，而曾先生進來的時候，所需學歷已升至中學畢業了。曾先生表示，當Department 聘請了他們後，他們通常要到Polytechnics 修讀一些Part-time Course，學習怎樣使用儀器。初初接觸的時候，可能不懂使用，但跟Lecturer用多了之後，便可以自己處理和運作那些儀器了。

他們都覺得Lecturer和Technical Staff的關係也不錯。和其它Department的Staff的關係也很好，平日閒時都有聊天，有時Departments 會有互相借用儀器的時間。當有假期時，他們還約定一起去吃飯和遊玩，例如每年的春茗。因為少與Main Campus 借用儀器，所以較少聯絡，因此也並不熟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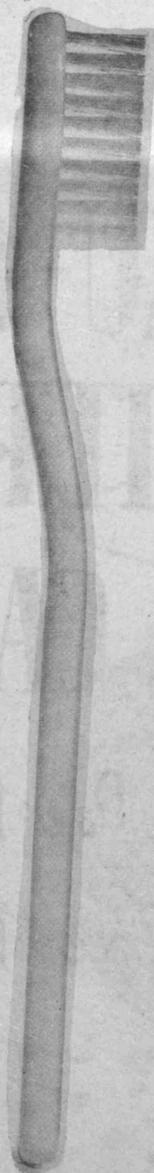
Technical Staff 並沒有職員宿舍，但他們卻享有低息貸款作為買樓之用。額外的福利包括他們和家屬都可以免費往包兆龍保健中心檢查和看醫生。到退休的時候，他們會享有一份退休金，數目大約是每年有一個月薪金左右。

由於馬先生工作長久的關係，曾經有兩次機會與港大校長合照。第一次是他在工作了二十年時，拿獎金的時候，而另外一次則是工作了四十年，第二次拿獎金的時候。

談到這幾年的轉變，他們都覺得人比以前多了很多，地方也不夠用，而有些儀器則太古老了，更加需要更換，不過有一樣今年才裝進的，就是冷氣裝置。以後大家都不用在炎熱的夏天在一間侷促的lab 裏面做實驗了，而學生也不能以藉口說熱而不穿Lab. gown了。

看完了以上對Technical Staff 的一個簡介後，希望同學能認識他們的工作，好讓日後上實驗課時，把雙方的隔膜打破，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

鳴謝：馬霖新先生
曾紀鉅先生



Glaxo

DUNCAN FLOCKHART

Allen & Hanburys

VOLMAX
TRANDATE
DERMOVATE
BETNOVATE

Glaxo Laboratories

BECOTIDE
BECODISKS
ZINACEF
FORTUM
ZANTAC

VENTODISKS
VENTOLIN

Glaxo Hong Kong Ltd
10th Floor West, Warwick House, Glaxo Trading Estate, Quarry Bay, Hong Kong. Telephone: (852) 660524 Telefax: (852) 659302

「龍胆草」中毒事件真相

——訪 DR. CHOW 洪記



各位同學，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的話，都應該會看到醫學院生化系講師周亞夫博士的妹妹和另一位男子吃過「龍胆草」後中毒昏迷的不幸事件。所以啓思記者便為這事走訪了周博士，希望大家能知道更多真相。

事件的經過

在今年二月底，周博士的妹妹的女友到了一間藥材舖去買「龍胆草」，因為她的男友有「熱氣」，而她又認識一位中醫，聽說龍胆草可「降火」，所以便買了些「龍胆草」係給她的男朋友喝。剛巧周小姐在下了班後見到了她女友，想起自己也有「熱氣」，所以便和她女友的男友一起喝了用「龍胆草」煲的湯。

大約二小時後，他們突感不適，肚痛和嘔嘔，於是女友便和周小姐一起去了伊莉莎伯醫院的急症室。初時他們以為是吃了其他不潔的食物，所以周小姐只是打了兩針針便回家。男的則進了廣華醫院。

後來，周小姐返家後仍未見有好轉，所以也進了廣華醫院。大約在飲了湯後十二小時，他們便昏迷了。

現時的情況

直到訪問當天（四月二十七日），男的仍在半昏迷狀態，而周小姐現時則已轉醒，但却神志不清，語無倫次，也不能行走。

中毒的原因

中毒是可以由很多原因造成的。起初從周小姐的血液和尿液之化驗得出全是negative，而食物中毒也不會令人昏迷這麼久，所以周博士便懷疑那些中藥有問題。從周博士的一位中醫朋友中得知龍胆草是沒有毒的，所以他便懷疑那些龍胆草受到污染（例如殺虫劑）或那些中藥根本不是龍胆草。

於是，周博士便去了另一間藥材舖買了龍胆草，發覺它和造成中毒的「龍胆草」似乎有點不同。跟着他便將從不同店舖買來的龍胆草煲了湯給老鼠喝。結果從造成中毒的店舖買來的「龍胆草」給老鼠喝過後，牠們全都腹瀉，約三、四日後全部死亡，而從其他舖買回來的龍胆草却沒有問題。



接着，周博士便拿了那幾個樣本給中大的Dr. Paul But 化驗，發覺除了有問題的那一個樣本外，其他的都是龍胆草（*Gentiana scabra*），而有問題的那種根本不是龍胆草，而是「桃耳七」，或叫「鬼臼」（*Podophyllum emodi*）。而政府化驗師亦在有問題的樣本中發現了鬼臼毒素（*Podophyllotoxin* 和 *deoxy-podophyllotoxin*）。鬼臼毒素只在「鬼臼」中才有，龍胆草是不含的。

從文獻中得知，鬼臼毒素會造成急性中毒，症狀包括嘔吐、腹瀉和昏迷，只需一克或一毫升便能致人於死。它造成中毒的原因是它會刺激（irritate）所有的細胞（cytotoxic）。書中還指出因鬼臼毒素太危險，所以不應在醫學上應用，但據聞中醫亦有用它來治風濕的。

得出的結論是：那間藥材店給錯了藥——要買的是「龍胆草」，但却給了「鬼臼」，原因可能是批發商不夠龍胆草而用了鬼臼來填單。周博士亦考慮追究責任。

對中藥的意見

周博士指出，很多西藥因有副作用而被淘汰，而中藥却因有悠久的歷史，所以很多可能有問題的都仍照用。以往的中醫很多都對中藥有深入的認識，但現時任何人只需幾百元做一個商業登記，便可以自稱「中醫」，所以可能有些人濫於充數，而這些人對藥物的認識根本不大。因此，周博士希望港府立例管制中醫和中藥。

周博士認為管理中醫和中藥會有很多好處：首先，市民會得到更大的保障，對中醫這個Profession 亦有好處，因為這可使市民對中醫更有信心。周博士並不反對使用中藥，因它們其實很有醫學上的價值，例如很多成藥的成份都是從草藥中發現出來的，好像digitalis和aspirin。最近，中大那邊發現的一種可能對愛滋病人有幫助的「GLP 223」，都是從草藥中提煉的。還有，中藥亦可能對癌症患者有幫助。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先立例管制中藥，以保障大眾市民的安全。

鳴謝 周亞夫博士

健康展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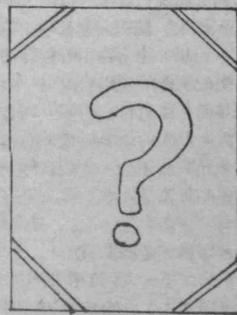
對於今年健康展舉行的日期和地點，或許大家都感到一點詫異吧！那麼，就讓我在這裏來作一個簡短的解釋罷。這樣的安排，主要是因為我們租場的工作延遲了，因此大會堂方面未能提供理想的展期（包括有星期六或假日）給我們。可是，為了方便學生和市民前來參觀，我保留了兩天的展期在大會堂舉行健康展。其後，再在詳細考慮之後，我們決定在沙田大會堂再舉行三天健康展。由於這三天都是假日，相信前來參觀的人是會不少的。我的解釋希望能夠使大家感到滿意罷。

和去年的「消化系統探索」一樣，今年的健康展覽將會以人體的一個系統為主題，而這這就是神經系統。神經系統除了是人類所有活動和感覺的來源外，它更賦予人類思想及記憶等能力，所以，它的運作正常與否對一個人的健康是有着頗大的影響的。在香港，神經系統的疾病並不罕見，如中風、腦炎、老人痴呆症、癲癇症等，其中尤以中風最為普遍。可是，現時一般人對這些疾

病的認識都不深，而且更存有不少的誤解。有見及此，今年的健康展覽的內容將會以神經系統的疾病及保健為主，暫名為「動、感之源——神經系統透視」。而展覽將會在今年的九月六至七日在大會堂展出兩天，其後則會在九月十五至十七日移師沙田大會堂展出三天。

今年的健康展覽籌委會已在四月初組成，暫時共有二十人。雖然人手不是太充裕，但是我們各籌委會竭盡所能，把這一年的健康展的籌備工作做好，將一些重要的健康知識及訊息帶給市民。可是，健康的順利舉行，除了在乎我們一班籌委會的努力外，也極需要醫學院各位同學的支持和參與的，所以希望各位師兄、師姐、同學及新鮮人都能獻出一份力量，把今年的健康展辦得更趨完善。最後，我謹在此希望今年的健康展覽能順利舉行，並能達到我們推行健康教育的目的。

健康八九籌委主席
劉建榮



通委

健

明

在一片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聲中，中共的醫療體系也真有其特色。這裏我們會嘗試把中國大陸的一些醫療現象和問題作一綜觀。然而一個地廣人多的國家，她的問題又豈是我們只走其三兩星期所能明白的呢？我們曾有幸與在這方面有多年經驗和心得的醫療從業員會面（註一），他們都很樂意發表意見與我們分享。

經濟、政治在醫療中的角色

說起中國大陸，除了山明水秀外，你還想起甚麼？參觀過不少縣級、區級醫院，大概你也會像我們一樣，對用報紙包裹的消毒綿簽、暗黃色的醫療器具或只有一盞燈和一張手術枱的手術室留下深刻印象吧？但在我們歡唱祖國好像各方面都不對勁之餘，可有想過如果你處理這一堆問題，又是怎樣的光景？中國十一億人口所能產生的問題，很多時候都非常政府所能預料。中國大陸欠缺像香港般充裕的資金和靈活的行政系統作後盾，是故她的「醫療問題」，就不是醫療問題那麼簡單，而牽涉到令人頭痛的經濟與政治層面上去了。

在對外開放政策下，人人都關心錢的問題，私營化的醫療便應運而生。所以我們會在深圳見到由所謂「責任承包制」下管理的醫院（註二）。為豐富收入，醫院提供的服務已經很有特色：他們會提供很受歡迎的服務，好像眼角膜和腎臟移植、人工流產（懷孕少於三個月的，手術後不用住院。不論胎兒有多大，都可進行手術）和人工避孕等。他們也會討論開設其他服務，好像在婦科專科醫院內，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五官科，提供做雙眼皮切割和植高鼻樑等手術。

承包制對醫療制度的好壞，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有人認為它能激勵士氣，令呆滯不前的經濟來個「大躍進」，不單能縮短行政時間，醫療服務亦大有其靈活性。

「以前是百分百的社會主義，有吃的大家分，」一位婦科醫院副院長說，「但因人家只做最基本的『本份』，結果一碗飯大家都吃不飽。

「責任承包制，能令醫生有較合理的代遇，提高積極性，更能充份的運用資源——因現在自己所屬集體的利益便意味着自己的個人利益。

「國家大，很小的改變所帶來的連鎖反應，後果可以很嚴重；經濟過熱，人們自然一窩蜂的去圖利，中央領導的政策是：讓一些人先富起來，貢獻國家。」

但亦有人認為它是個悲哀。

「在任何情況下，人們的生活基本需要都不應該私營化，好像食水、食物市場和醫療，即使在經濟發達的國家，我們也不會見到上述的服務私營化。」一位外科研究生對我們說，「因為這樣，服務的水準平均與否便很難保障。」他更形容私營化，是醫療上的一大倒退。

中國醫療掠影



中國大陸有趣的醫療項目

在醫療技術上，中國大陸最大的特色當然是中西醫藥的結合（註三）。我們會見到通電的針插在病人穴位，也有在西醫院的八卦圖，當地人好像見怪不怪了。在通常情況下，診治過程多偏用中醫方法，因其非侵擾性（non-invasiveness），令病者減少不必要的傷害；而用藥方面，則較偏重於見效快的西藥。

不得不提的是廣州市的東昇醫院，它沒有正統的內外科，形式相當重商業味（甚至在星期六、日休息），提供的服務多是奇難雜症，實行以特色取勝——好像雞眼、腋臭專科、涉外婚前檢查等，大概也在你預料以外。我們到訪時，還新增設了針挑專科，和普通針灸不一樣，據聞功效神奇例如，可矯正小兒麻痺症所引起的弧形下肢（Bow-leg），我們有同學假意看病人內詢問，院方說必須排期，因為已有千多人等着要吞該醫師。此外，該院也客請某些大醫院主治醫生或教授為客席醫師，每星期被請者不同，病人可按照醫師的不同專長而按時求診。如果你行經那裏，一定會被他們掛出來的宣傳海報所吸引。

我們也在中山一院（中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心血管反搏中心見到一有趣的醫療方式，病者四肢由氣墊裹着，氣墊根據他的心搏率和周邊血管阻力（Peripheral resistance）對他的四肢施加和心搏率相約的脈沖壓力（通常是在心肌放鬆的時候），這種療法對因心肌缺血壞死所引起的心臟病（Myocardial infarction）很有功效，外國亦有派學者來參觀，據說令他們瞠目結舌哩。

神州之大，無其不有。你有想過近視可以根治嗎？絕對不用作手術，只要定期前往廣州市越秀區中醫醫院完成整個療程便行了。把治療機發光的部份對準眼睛，不斷改變的焦距重新訓練眼部肌肉，令本來不會準確變焦的眼睛重得這種能力。我們一行七人，幾乎個個是近視眼，徘徊在那部機處，都不捨得離開！

在從化縣的省幹部療養院，有一部特別的機器，能放出氧的負離子（negative ions of oxygen），每天早上，都有患有肺氣腫等呼吸道疾病的病人吸入這些離子，作用就跟呼吸新鮮空氣一樣。

我想最令我們驚異的要算是屬區級的東山醫院了。那裏有電療治療發炎，原理是利用電場令帶正電或負電的藥物進入要治療的部位。另外又有機器從稀有金屬產生特別的電磁波（electromagnetic wave）能高度集中在經絡穴位。例如用於糾正孕婦的胎位（內倒轉法），是把射線照在尾趾的子宮穴上，十四天為一療程，另加輔助的物理治療，孕婦腹內胎兒便會乖乖的把頭轉過來朝下，你說神奇不？電磁波的作用只在加強對穴道的刺激，以前古方是用燃燒着的艾草來烘尾趾的。這是在中醫中一種叫「營衛」的理論，意即盡量發揮體內的潛質，令疾病無藥而癒。

實在還有很多別的，都有濃濃的民間色彩，有趣的是，它們都有相當可靠的療效，難怪很多外國的學者都遠道而來學習了。

在經濟發展神速的深圳，重點醫院的院長介紹院內的康樂設施有桌球室和器械運動室，這都是為迎合港澳，甚至台灣病人的需要。（當然，如果當地人付得起錢的話，也大可享用這些服務的）剛好與深圳成人對比的從化，遠離特區，足夠的床位也還欠奉，不用說什麼桌球室了；病人要自己拿着鹽水瓶趟在走廊的摺床上；當地的防疫接種，也還未能做到一人一針管。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私人獨立管理所帶來的明顯惡果是發展不平衡。在沒有通商或貿易潛質的地區，誰個要來投資，誰個來搞好醫療呢？

另外，醫生的待遇問題，亦絕非私營化可完全解決（這其實是普遍存在於知識份子中的問題，是經濟過熱的現象）一位資深的心肺科女醫生說：「從醫幾十年，也只是二百多元人民幣，工人階級也許比我們多工資。」

婦幼醫院副院長認為：「現在大陸棄醫從商的情況還不甚嚴重，畢竟這還是個保守的社會；但歪風還是提倡了，年輕人都愛讀商科，醫科由從前的熱門學科變成無人問津。如果一個人以名和利作為人生目標的話，大概很多人都看重後者多一點……，因為只有它才實惠，金錢當都是努力的原動力。」

如果我們看中國大陸的醫療，便不能不提和「只生一個」並行的「優生優育」政策。二者的推行被形容為「中華民族的寄望」。「生得少，但生得好」為的是「提高人口質素」；這實與新架坡的政策，容許大學畢業女士多生養（而非大學畢業女士的生育則有限額）異曲同工。以遺傳學的角度看來，都是希望為國家帶來更優秀的下一代。要達至「優生優育」的目的，婦幼保健便成為醫療中重要的一環，所以在大城市中，我們會見到「婦女兒童醫院」和「婦幼保健研究所」等，他們提供婚前檢查和產前檢查等服務，以求在發現有遺傳病的胎兒時，及時終止懷孕，也有研究可靠的檢查方法。好像深圳市婦幼保健研究所和天津市技術物理研究所聯合成立的微量元素（trace elements）研究中心，可藉檢查血、髮、尿和指甲中各元素的含量，及時發現及糾正一些懷孕問題，例如缺鋅（Zinc）造成宮縮乏力，產程延長，體重過低；缺銅可引起羊膜變薄，易有宮腔感染及嬰兒小頭畸形等。又好像在村級衛生所中僅有的三名鄉村醫生，便有一名是接生員，那裡的防疫接種，亦以小兒疾病為重點。可見無論在那個層面，中共的政策都是企圖用盡各種資源來保障適婚年齡婦女和兒童的健康。

健委人醉心的PHC呢？

PHC在香港的推行未見普及，但在中國卻被廣泛運用，這跟那裏的醫療並不走精英和高科技路線很有關係，特別是因為在近年推行的中央政策，科研的地位受到打擊，而各方面的發展都着眼於實際效益，PHC帶來的效率(cost-effectiveness)能減少資金而收效大，實在中國大陸的醫療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中國各地組成了四個試驗點，分別是上海的嘉定，山東的營縣，廣東的從化，另一個設在內蒙，它們均不屬大城市之列，以實驗的形式根據WHO的策略工作，每年舉辦PHC的座談會，分享心得。

「赤腳醫生」雖然常令人聯想到不達水準的醫療服務，但其實在五、六十年代扮演十分重要的腳色，接受了基本的訓練，他們都能應付大部份的一般受傷或疾病，亦是分級醫療制度中，最先與病者接觸的前線。現今已不能再找到「赤腳醫生」了，換之是再經訓練而成的「鄉村醫生」，仍緊守崗位，負責紀錄疫症、村民生死，婦女接生，預防接種等根本的醫療照顧。

醫療從業員的培訓，亦有微小的畫分。有正規的大學訓練(跟香港的大同小異)；也有工專程度的，為期二至四年不等，課程範圍卻狹窄得多。大部份與我們聯絡的醫療從業員，都是曾攻讀社會醫

學，受專業的訓練有關從基層與病者或他的家人接觸，與受專業訓練的醫生，發揮的作用不遑多讓，甚至因為他們的訓練為期較短而節省不少公幣哩。

能有獨到的探索(problem detection)和充裕的後勤，PHC能起意想不到的成效。在甘肅省，由於甲種維他命缺乏而產生的永久性失明比城市的高出十多倍，但Vit. A根本很平，每人每日幾分錢人民幣，二個星期便能收效，比起耗大量經費去建造醫院，PHC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社會教化亦是PHC的重要一環。健康的定義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環境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從事這工作的人仕在這方面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引用一位健康教育所所長的說話：「不治已病治未病」，能教育好一般的日常衛生，比發明一種新的手術方法，成效大得多了。各醫院的走廊上，樓梯處都有張貼宣教文章，多是關於一般疾病的資料，草藥的用法和一些普通的健康常識。我記得我曾見過一張勸喻人們不應隨地吐痰的海報，上寫道：「別以為吐痰後，用腳一踩，痰中的細菌便給踩死……」，別笑，一般鄉民的確有此誤解。

我們見到地板髒的醫院會滿心不自然，然而，我們期望中國大陸有怎麼樣的醫院呢？在生活水準普遍的地方，要求有像沙田威爾斯那麼的設備是不切實際的，重要的是能在有限的資源下發揮最大的作用，在這點香港顯然是比不上中國大陸了。

註一：他們分別是：

從化縣衛生局副局長傅惠祥醫生
世界衛生組織初級衛生保健合作中心秘書吳小毅醫生
廣州市衛生防疫站站長蕭寶權先生
廣州市越秀區防疫站副站長曾楚華先生
中山醫科大學外科部研究生申生醫生
深圳市婦女兒童醫院副院長林戰女士、吳萃榮醫生和劉瓊英姑娘
中山大學校醫陳志娟醫生
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翁坤榮醫生
廣東省優生協會理事、深圳市婦幼保健研究所副所長韓偉峯先生

註二：在這種架構中，政府把行政責任下放到該機構去，當達成一定的生產責任後，該機構便可擁有生產的盈餘。在醫院來看，只要能滿足當地的醫療需要，額外多賺的金錢，便成為醫生們的花紅。

註三：有關中西醫藥結合在理論層面上的分析，詳見啓思第二十卷第五期，《中西醫藥的結合——訪問中山醫學院侯煒教授》。

新年慶祝活動

利文

八九年二月二日星期四午間，在白天信樓外面的停車場上，擠滿了醫學院的教職人員和同學。「究竟今天是什麼大日子呢？」當時我心想。我見到Dr. J.C.C. Wang，便上前打個招呼。

「Dr. Wang，午安。」我說。

「今天是你們慶祝蛇年的日子，我當然來和你們趁趁熱鬧啦！」他說。

啊！原來又是醫學會主辦一年一度的賀年慶祝活動，怪不得這幾天以來foot bridge貼滿了揮春。

一時許，司儀宣佈活動正式開始。首先是啤酒勁飲大賽，一共有七個回合，每個回合師生每方各派出一名代表，以較快速飲完一罐啤酒為勝。而接着的，是乒乓球師生友誼賽。

在這兩項比賽中，代表教職員一方的有很多都是大家所熟識的，例如Dr. Y.S. Chan, Ms. Y. M. Cheung, Dr. Samson Chow, Dr. Lydia Cheng和Dr. J.C.C. Wang等等。學生方面的陣容也不差，從九零班到九三班的同學都有，其中啤酒勁飲中，更有一名九三班的女將。

比賽氣氛非常緊張，賽程激烈，經常從人羣中傳出陣陣歡呼聲和喝采聲。結果，經一番龍爭虎鬥後，學生隊得勝。不過，那些在賽事中擊敗老師的同學也不用怕會惹來MB「肥佬」的危險。我們這些比賽，都是本着「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宗旨的。

接着便是頒發紀念品的時刻，紀念品雖簡單

但富有特色，給老師的，是寫上「恭賀新禧」的揮春，給學生的，是寫上「過」字的紅紙，希望大家在來年大吉大利，勁過MB。

在停車場的另一邊，有幾位同學正在煎年糕。剛才看比賽看得那麼興奮，竟然忘了用膳。於是，我便走上前，說：「小姐，年糕煎得好香呀，可不可以給我試一試呢？」「不！別以為賣口乖便有得食，要付錢的。」想不到平時見她斯斯文文，今次這麼兇，真是被嚇了一跳，而對於自己的男性魅力，又要重新估計了。不過，想深一層，又覺得她的話未嘗沒有道理，年糕、蘿蔔糕和白果腐竹糖水，都是為大家而設的，其他同學都一個一個守秩序地排隊購買食品，我又怎可以吃霸王餐呢？

再望遠看見一塊貼上「畫過就過」字樣的板。原來，誰若在板上畫過「勁過」、「逢考必過」之類的字句，便會被保佑勁過MB。當然，我們都知道，要考試成功，是要靠自己努力讀書的，但今天大家這麼高興，「擺個豎頭」都好嘛！因此，同學都很誠心地在板上寫字，連一些教職員也加入，相信是想祝我們學業進步。

總結來說，今年的賀年節目，既熱鬧又愉快。師生聚首一場，醫學院校園確生色不少。我相信這都有賴於幹事會的一番工夫，以及各教職員和同學們的鼎力支持。希望歡樂的氣氛繼續洋溢於醫學院，也希望各同學在新的一年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想過現在的生活嗎？

我們讀書的時候，生活充滿動力，主要來源是身軀的正反面。正面的是對知識渴求，或者是上病房時自感的無知。反面是上病房時驚問書，怕考試不及格。

所以我們可以經過一整個白天辛勞，香港各地四處跑，晚上還可以有興緻讀至午夜。但我們又有沒有想過一切背後的意義，究竟這種讀書的目的是否正確？

有沒有領略過考試之後的空白、空虛？

它就好像是一種 WITHDRAWAL EFFECT，一種抽離的感覺，考完之後便忽然間對該科目失掉興趣，有些人還有種「燒筆記」的衝動。一直到下一個科目考試的恐懼來臨的時候，便又急不及待地拿起書本，衝！

這樣生活便是一個循環：考試恐懼→讀書→考試→空虛→恐懼→讀書……

那一種空虛是虛脫的，好些人都盡量找節目充塞這一個空間，一分都不能讓它停下來，可惜用來填塞的都是空白的，不留半點痕跡。

記否入學時的大堆理想？

就算是考完畢業試也是一樣，那時的 WITHDRAWAL 還要來得更強烈。工作也是一樣，怕上司怪責，病人？Just a case only，極力想出應該做的 Order，不能有遺漏，怕醫官第二朝來責你未做齊 INVESTIGATION，

生活何處尋

和落錯藥，目的便是要滿足上司。所以放工之後又是一種 WITHDRAWAL，腦裏只想着這一個夜晚怎樣渡過。

這種情形尤以在讀書時已經少朋友的人更為強烈，因為這種人多年來都將自己埋着書本中，只有在吃飯才間中跟人說幾句，如到達這個情形，他便更形孤寂。

這種情形就好像在沒水源的沙漠中，大部份人都會感到 LEARNED HELPLESSNESS，忍受忍受。或者自欺欺人，找一口沙塞進嘴裏。很多人便在這個時候染上煙、酒、賭，甚至隨便找個女人，以拍拖充塞時間。可能是有點誇大，但確有些人是這樣，其他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吧。當然還會有好些人，努力不懈，繼續尋找水源，用各種方法去找水源。

最簡單的就是向另一個目標繼續前進。做到了醫生便向更高層次爬去，努力讀書考一個 membership，考完之後再努力寫 paper 搏一個 fellowship，其中又可能要爭取升職，由醫官爭做高級醫官再爭做顧問醫生，或由講師爭做高級講師，又再爭做教授……

一樣又是一個又一個的循環，每個循環之間的時間，在訂出下個目標前，又再有一個 WITHDRAWAL EFFECT，並且一個比一個強烈，人便愈來愈空虛。

生活在這種情形下是自己跟自己的競賽，只有在虛脫倒下時才會停止。

看看這些生活，先是由恐懼推着我們，接着是給競爭牽着鼻子，或是停下來用沙塞肚子。

想過着這樣的生活嗎？

當然不想，但不想也不由得你，很多人也就跌下這種生活圈子裏。

不過，如果我們想一想躺在床上的病人，就正如其他人想想自己工作的真正意義一樣，想想我們讀書就是為了他們，我們的工作不光是做齊 investigation，找一個上司同意的 diagnosis，和盡量趕他們離院或去另一醫院，我們還要知道他們是一個人，我們就是要幫助他們，了解他們，工作才會有意義，不再會有儘快離開的意念。

能夠領略服務他人的箇中道理，沙漠便到處是綠洲了。

讓我們在這一刻開始。初上臨床學習的同學，不要再說：「今早那個 CASE 很 INTERESTING！」，而改說「那位病人」，好麼？

「割人」

最近這一年來，坊間一直流傳着一類駭人聽聞的消息；謂道大陸某地盛行「割人」的勾當，目的為販賣人體器官以謀取暴利云云。

乍聞之下，最初只是一笑置之，而暗斥造謠者之荒謬絕論。不為甚麼，只因拒絕接受這等滅絕人性的事會發生在近在咫尺的國土；同時，刮取及移植器官的「手術」理應在設備完善的環境下由專業醫生進行，絕非一般不法之徒之能力所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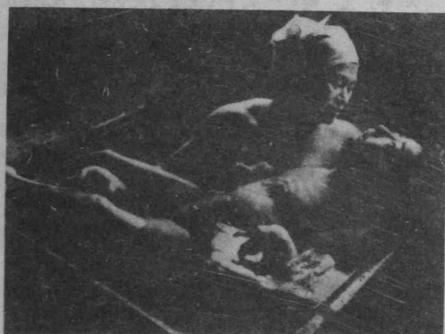
可是這等傳聞有愈傳愈盛之勢，我不只一次收聽電台節目時，有聽眾打電話去敘述其親身經驗：甚麼七人回鄉，二人遇害，一遭割眼，一遭割腎，諸如此類；不過絕大部分人的消息都來得間接，受害者多是「朋友的同學的哥哥」之類。聽得多了，我原先的否定態度已有所動搖——空穴來風，事必有因嘛。

及至最大的震動，是在看到某刊物登出受害女孩的照片之後。據云該女孩遭人弄暈，甦醒後發現已失去一目。雖然仍不能排除陷害的可能性，但到了這地步，心中不覺多信了三四分。頓覺全身毛骨悚然，本來打算回鄉的念頭也打消了，而隨之而來的，是深切的悲哀，怎麼可以發生這種事？難道真的有些中國人喪盡天良做出非人的行為？

提起大陸當局的反應，據報有記者訪問出事地區的公安人員，得到斬釘截鐵的否定答案，謂從來未收到此類案件投訴，這有兩個可能性：其一、就是所有傳聞屬虛構；其二、就是大陸當局有心隱瞞事實。後者不難解釋，因為此類駭人消息有損國譽及嚴重打擊旅遊業。而這更可推論至不法之徒正利用當局此一心理，益發肆無忌憚向遊客下手。

但最令人困惑的是，按傳聞之盛，應該有不少港人遇害，但為何迄今仍未有受害者直接挺身向新聞界公開一切詳情？（上文提到之刊物，資料極有限，可信程度大打折扣），又或更甚可以聯隊到新華社要求公道！

究竟孰是孰非，相信一般人都難以定論。當然，對於這種令人心膽俱裂的事，我們再也不想聽，不想看，也不願想！



人世間之信

逸峯



寒冬十二月，窗外刮着刺骨無情的冷風。美玉在房內卻是熱淚盈眶，久久不能自制平伏……

× × ×

「媽，不如申請我們一起移民去加拿大住吧！那邊天氣不錯，空氣又清新，很適合妳住呢！」剛結了婚的麗玲在妮妮道着。

「不！香港有何不好？我已習慣了這裡的生活。倘若搬去外國，一切都得從新來過，有甚麼好處？」

「媽，不要太固執嘛！香港人煙稠密，環境穢濁，還有個一九九七在等着我們。媽！人不過是數十年，得為自己打算打算呢！」麗玲搬出一大堆道理在勸誘着老媽。

「媽，姐姐的話亦有她的道理啊！」坐在一旁的美玉插嘴說着。

「玲，不是我不想和妳們一起，而是我已一把年紀了。現在才去適應新環境，恐怕已經太遲了。而且，玉在香港上學，總得有人照顧吧！玲妳知道我不懂認字，在這裡有些事情已是頗麻煩的了，如果再搬到洋鬼子的地方去，那就更加不方便。」老媽解釋了自己的苦衷，苦口婆心的繼續說：「玲，妳也別去吧！在這裡一家人可時常見面，還可——」



「媽！不必再說了，我已決定要……。」

炎夏八月。美玉帶着輕快的脚步回家，飛快地跑進房說：「媽，我可以回原校就讀了！」美玉喜上眉梢，眼睛閃現着神采地繼續說：「妳看！我考獲了兩科……。」美玉這時才察覺到老媽雙目含淚，於是驚呆地問：「媽，怎麼了？」

「沒甚麼，只是想起妳姐姐來罷。」老媽抹掉了淚痕，滿臉憂傷地說：「玲走了已將近一年了，可是到現在仍然未有來信，不知那邊發生了甚麼事？」

「媽，這正是姐姐寄來的信。」美玉從袋中取出了一封信遞給老媽。

「真的嗎？快讀給我聽聽！」老媽登時轉愁為喜，急不及待的催促着。

美玉看見老媽這樣子！雖然放心了不少，但卻略帶不滿，說：「媽！我取得了兩科優，四科良呢！」

「媽知道妳很乖，很用功，媽一定會獎賞妳的。玉，快拆開看看寫些甚麼吧！」老媽仍然急切地盼望着信的內容。

美玉無奈地只得將信封拆開，唸道：「姐姐說：『親愛的媽媽：妳好嗎？我們來到這裡一直很忙，因所有事都須從新做起。我們想趁年輕時賺多點錢，希望……。』」

自從美玉升上預科之後，功課壓力比以前沉重得多，考試氣氛亦愈來愈濃了。每天放學後美玉都在自修室溫習，每星期亦須要兩次和幾位同學一起研習討論。所謂「偷得浮生半日閒」，明天美玉便相約了幾位摯友一份去宿營渡假，鬆弛神經。

「媽，明天我去宿營。清早便得喚醒我呀！」

「去哪裡玩？」

「說了妳也不知在哪兒嘛！總之，明朝一早喚醒我便是了。」美玉不耐煩地敷衍着。

「玉，妳姐姐寄了信回來，妳——」

「媽，我得收拾東西準備呢！妳把信放在枱上，等一會兒我才幫妳看吧！」

經過一番忙碌，美玉已頗感疲倦。臨睡前腦海中反覆查看有否遺漏了用品，點清一切之後才安然就寢，但卻留下一封未拆的信在枱上……。清晨，美玉便自覺地醒來，正埋怨着老媽為何不喚醒她，正想步出房門之際，只見老媽拿着一包熱氣騰騰，香味撲鼻的點心回家。

老媽此時亦看見了美玉，有點喘着氣地說：「玉，妳醒來了。我本想等買了早餐回來才喚醒妳的。」老媽將手上的點心包放在枱上，繼續說：「來！趁熱吃吧！」



剛醒的美玉心中正奇怪着：「附近似乎沒有甚麼酒樓，最近的亦須步行二十分鐘。媽怎麼買得了點心，莫非……？」

美玉已無暇細想，匆匆弄妥一切後，正想出門，驀地聽見老媽問：「玉，妳看了信沒有？」

美玉這時才恍然醒覺，道：「我現在替妳看罷！」急忙拆開信封，取出一張寫滿字的信紙，粗略地看了一遍，便對老媽說：「沒甚麼，姐姐說她生活得很好，遲些還會匯錢回來，不用掛用……。媽！我趕時間，得出門了，回來才繼續讀給妳聽，好嗎？」美玉一轉身便如箭般衝出去，留下老媽，信紙和一句叮囑語於身後：「玉，一切小心！」

流光汨汨，匆匆一載。美玉要預備公開會考了，心理壓力之重實難言喻。有時遇上艱澀不明的问题，難免有煩躁、焦慮等紛沓而至的心情湧現，但美玉亦得默默承受。

「玉，妳姐姐有信寄來了，妳代我看看信內寫些甚麼？」

可是美玉却不明白為何老媽每次收到姐姐信總是那麼興奮緊張。事實上，姐姐差不多每月都有來信，偶然亦會寄生活照片給老媽。但每次老媽收到信總是那麼的急不及待。

「媽，明天有很多功課要交，又有小組討論，其實姐姐也沒有甚麼特別事，我遲些才替你看吧！」美玉背誦着那千古不變的藉口推搪着。

「不！看信不會花妳太多時間，為甚麼不現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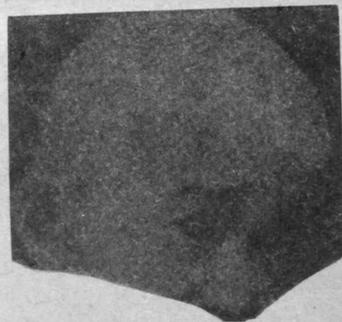
「我很倦，既然答應妳遲些看便一定會看，不必嘮嘮囉囉，蠻着急嘛！」美玉說罷，砰然一聲便關上了房門，只剩下老媽一人在客廳中……

深夜。美玉剛以忘我的超高速度趕完功課，心頭放下大石之際才驚覺還未曾替老媽看信。心想這個時候老媽該熟睡了，於是便打開房門看個究竟。却見老媽的睡房仍有燈光透出來。

「媽，這麼晚了，怎麼還不睡覺？」美玉輕聲地問。

正在埋頭苦看着甚麼似的的老媽突然驚醒般地回頭，滿臉倦容說：「妳姐姐寄來的信很長，又不知寫些什麼。」老媽頓了一頓，揉揉疲憊的雙眼，繼續說：「我把妳姐姐以前的信取了出來，對對些字形，看了很久才勉強看了幾行字。唉！真是愈來愈不中用了。」

美玉突感到相當慚愧和內疚，上前取過信紙，忍着淚水，說：「媽，我替妳讀信吧！」美玉簡閱了信的首段，雖然全是一些關懷的語句，但她還是耐着性子誦讀每一個字，因美玉至今才瞭解到這些毫不起眼的嗷嗷問暖就足以給老媽深心處無比的溫暖。「姐姐說：『親愛的媽媽，妳好嗎？這兒天氣很好，妳那邊凍嗎？……。』」



傍晚。美玉忙碌完大半天的的小組討論，總算喘回口氣。可是回想起昨夜老媽聽到姐姐生病的傷心樣子，美玉便感到牽腸掛肚，恨不得早些回家。

涼夜。剛回家的美玉只見老媽打開一個銀包的小盒子，取出了一疊信紙，仔細地翻看着。雖然美玉知道老媽目不識丁，但她却知道那些全是姐姐寄來的信件。

美玉走近老媽身旁，驀地驚見老媽又長了不少白髮，雙眼紅腫，本已蒼白的臉容更形憔悴。美玉這時才憬然醒悟到老媽多年來實在是勞心勞力，為了撫養孩子長大成人，為了希望孩子有美好的將來，不惜過着孤身獨處的寂寞生活。信便成為老媽無伴日子的精神寄托，空虛心靈的少許慰藉。而自己以往却用盡各種藉口去摧毀老媽平淡日子裏僅有的姿采……。美玉實在感到無地自容，深深責備自己過往沒有好好地照顧關懷過老媽，弄得老媽時常淚處一室。啊！美玉現在又怎忍心日後留下老媽一人無伴地生活呢？

× × ×

腦海中仍浮現着當日機場離別的情景。尤記得老媽強忍淚水地勸告說前途要緊。臨別依依的情懷是美玉一生也不能揮之忘却的。只盼望能早日回家好好地孝順服侍一生勞碌的老媽，以盡一點兒女的本份。

醫學院的「季節」



一段真摯感人的故事已悄悄地在醫學院上演了，或者讓我們暫時拋開Snell、B & L，來一起聽聽這故事吧！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的一個清晨，濛濛的天，綿綿的雨，陪伴Dr. Wong緩緩沿着沙宣道步向李樹芬樓。她年過四十，是一個盡責而認真的講師，所以她的每一個lecture都會「高朋滿座」，多少同事們都投以羨妒的目光。然而，在她蒼老的面容上卻永遠掛着一副落寞的神情，看似是失落了甚麼似的。在這個早上，她的情緒更加低落，可能是受天氣影響吧！是誰說過：「雨是最惹人閒思的」？是他——怎麼了，又想起他，她苦笑地搖搖頭，似乎想揮掉一些東西，但是他揮不掉。過往的一切一切又再掠過她的腦海裏。有些人，該忘的與不該忘的，統統忘掉了；卻有些人，該忘的與不該忘的，統統忘不掉，她再次苦笑，因為她正是後者。

× × ×

八八年一月，如往年一樣，是新生面試的月份，Dr. Wong又再次擔當面試官。她喜歡面試這工作，看着一副副懷着熱誠的年輕的面孔，聆聽着他們的志願及理想，她會由衷地祝福他們，憐恤他們。「畢竟還是孩子呢！」她常常對自己這樣說，那一份天生的母性於無形中表露無遺。

某一日下午三時半，她和Dr. Chau正準備接見下一位新生。當她朝那份個人資料一看時，立刻，她像是中了什麼巫術，整個人也呆了，她竭力地想再看清楚那份資料，但是她看到的只有那個名字——「羅兆峯」——在一瞬間，這名字已深深地烙在她心裏，使她的心像火燙般，她感到自己的面孔在發熱。她費了最大的勇氣才能抬起頭直視這男孩，就在那四目交投的一刹那，她的心弦強烈地被震盪了，她再也忍耐不住，眼淚差點兒奪眶而出，幸好這未掉下來的眼淚發揮了它最大的作用，使她頓時舒暢及平伏了很多。她再花了很大的努力去用最平穩的聲音去發問問題。她十分留心聽着他的每一個意見，另一方面，她又細心地觀察他，真的想能一下子便看穿他，知道他的一切一切。她的心裏反覆地說：「他太瘦了，看似弱不禁風；他的皮膚很白嫩；瓜子形的面相，還有那高而鈎的鼻，簡直是他母親的再版。是的，記得他出世時，個個人都說他似母親遠勝過似父親……」

短短的二十分鐘很快便過去了，羅兆峯懷着輕鬆的心情轉身離去，望着他的身影，她不禁鼻子一酸，眼淚又重新湧現。那天，她迅速地抄下這男孩的資料：包括了他的住址、電話、學校與他爸爸的姓名——羅伯文——一個令她心痛的名字。

晚上，兆峯向着窗外的景色正望得出神，他媽媽——淑蘭，推開房門進來，放下一杯熱鮮奶，溫柔的問：「兆峯，為什麼在發呆？」，「媽，我正在想起今天那位面試官呢。她很好人，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她很親切的，好像……我也不知怎說。是呀，她叫做黃碧君博士。」這個名字就像一條鞭子，在淑蘭心裏抽了一下，不由得全身也抖震起來。勉強擠出笑容，她輕聲說：「不要再想了，早些睡啦，知道嗎？」兆峯笑着點頭，很快便再次埋首書堆中，而忽略了他媽媽鎖緊的眉頭，更加忽略了他生命裏的暗湧。

同一個晚上，Dr. Wong坐在書房裏，正企圖想用看書來平定自己的情緒，然而她看到的並不是書上任何一個字，而只有兆峯的面容；無意識地她在白紙上寫着寫着，驟然驚覺自己寫着的竟然是：

「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

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傾刻間，她崩潰了，眼淚不受控制地往面上爬，沉痛地，她將臉埋在雙手裏，開始放聲大哭起來，哭出這十幾年空虛，失落的心靈；哭出這些年來隻影孤身的生活，還哭出她深心裏愛着的兩個人——她的丈夫及兒子——羅伯文及兆峯。

羅伯文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人——他是一個典型的生意人，然而滿腦子卻充滿了唐宋名家的詩詞歌賦；他是一個非常溫柔體貼的男人，然而卻滿腦子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究竟是什麼令到碧君那樣瘋狂地迷上伯文，由始至終她也弄不清楚，只記得由看到他寫給自己的第一首詩開始——「思緒本無波，是誰起漣漪？」，她就深深被他吸引著。

他倆就如普天下的愛侶一樣：結婚、生子、接着是意見不合，繼而發生爭執。人們往往都會在衝動時說出一些不可以彌補的說話，以致「一發不可收拾」。最後，正如千萬的戀愛故事一樣——他倆分開了。碧君毅然拋下伯文，還有她那個剛滿一歲的親生兒子——兆峯，遠赴美國繼續她的學業。

Dr. Wong懷着三分興奮、七分緊張的心情等候着，她發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會有勇氣約見伯文，昨晚伯文的聲音又在她的耳邊迴盪着：「好，我都有很多話要和你說，我們明天見吧！」她眼不眨地遙

望着餐廳的門口，突然，一個熟識的身影出現了，是他。她竭力想看清楚他的面容，但是淚水不知那時已充塞了她雙眼，模糊了她的整個視線。她迅速地抹去那眼淚，在心裏說「不能這樣的」。這時伯文已坐下來，點過飲品後，很自然地大家開始打量着對方，畢竟十九年，不是一個短時間，大家都變了很多，而且大家都老了。經過一刻的沉默，Dr. Wong作了一下深呼吸，下定決心，終於開口：「伯文，這些年來你好嗎？」用膽怯的聲音她繼續說：「我見過兆峯，我想他應該是我的兒子，是嗎？」「是，他就是那個剛滿一歲便被母親遺棄的孩子。」「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對，我太任性，太不負責任，但求你原諒我。其實我四處找過你們，而你們卻撇了，叫我怎辦？這些年來，我的心一直沒有一刻好過的，我一直都受着良心的責備。陪伴我渡過這十九年就只有一個失落的心，你知道嗎？」她一邊說，眼淚亦如泉水而下。他聽得心也酸了，畢竟一夜夫妻百夜恩，他輕聲說：「並不是全是你不對，其實我都有錯，當初大家都太年輕，太衝動了。碧君，我不想再計較誰是誰非，我只想告訴你——兆峯現在有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淑蘭不但是個賢妻還是個良母，我們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好，你忍心破壞我們的生活嗎？而且你必須為兆峯着想，還有兩、三個月他要考大學了，你忍心影響他的學業嗎？」她心裏頓時涼了一截，渾身也抖震起來。是的，她不要影響兆峯的幸福生活，但是……她是兆峯的親生母親，天！怎樣的一個玩笑！親生的母子不能相認，為着要保持兒子的幸福生活，這不該是只有粵語長片才有的嗎？她慣性地苦笑，苦笑……。

× × ×

兆峯終於以驕人的成績進入醫學院。他遺傳了母親的某種天性——就是喜愛讀書，所以很快便成為拉記的常客。他整天都在拼命吞嚥書本上的知識，而渾然忽略了很多事情。例如，每一個清早，有一位高級講師總愛站在李樹芬樓上遙望着沙宣道，為求看他一眼；又例如，那位講師會特地去Student Canteen吃飯，為求僥倖碰見他；又例如……。

沒有人會知道，Dr. Wong講得最落力而又最開心是那四堂的lectures，原因是永遠都坐在第一排的兆峯……。

故事到此，亦應「不了了之」。在此，願天下母子，皆能相親相愛。

講故人 八九、四、十二



「班長」——你好嗎？

一個EX——班長

在幼稚園或小學時，你有沒有當過班長？那是一件挺威風的事，因為只有成績好的「好學生」才會被老師「委派」為班長。工作範圍非常簡單，只要在同學們排隊時叫他們整齊的列隊，幫助老師每天「點名」。當然還少不免秘密警察一樣的工作——「摘名」：每當同學們有不守秩序的行為時，就要告訴老師。記得那時的「班長大王」常常說：「你不可以再×××，否則我會摘你名，告訴老師的！」

在中學時，「班長」的地位不如以往的風光。因為那不再是「好學生」的象徵，只是同學推選出來吧了。工作也更為瑣碎：除了收功課簿外，還要幫老師拿實驗課的儀器，沒有值日生時抹黑板，做「Guinea Pig」協助各種的實驗課，影印參考資料有時還要兼任班會主席。但襟上一個Monitor章或Monitress章，再加上成績表上標行欄內的評語——a responsible monitor，足以令到「班長」繼續成為令人羨慕的位置。

在大學裏「班長」又是什麼呢？

「班長」即班代表，簡稱班代，英文為Class Rep。

原意是由同學投票所選出來，但往往在沒有競選對手情形下必然當選。工作方面卻絕不輕鬆。雖然「roll call」在大學裏不存在的，但如果大家走堂頻密，班長就要上Dept解釋一番。當然「你們教得太差了！」或「某某講師好悶呀！」諸如此類的真心話是不能說的。事後班長還要「求」各位大哥大姐多一點走堂。奈何在個人主義瀰漫的情形下，「堂照走，筆記照影印」，仍是普遍現象。

此外，班長還要文武兼得，因為在各項班際比賽中，班長少不免要參與以便湊足人數參加。班長還得要在事前「拉」人去參加，「拉」人去做啦啦隊。所以如果你的死黨成為班長的話，切記小心；或者你自動合作當然更好。

身為班長，還要說得一口流利英語。Dept往往要求班長轉席一些內部會議，以反映同學對該科的意見。在如斯會議中，如果要解釋多次，才可以使別人明白，的確是有點兒羞家。

最重要的工作當然是「搵料」。「搵料」即是在考試前向講師詢問「貼士」。厚著臉皮死纏爛打是必要的態度。如果好運的話，也有一些消息，例如某某講師說某幾個課題是很重要的；但被講師罵一頓，說不應靠「貼士」，亦曾發生。

出席醫學會評議會也是工作的一環。反映同學意見及加強班與醫學會的聯繫。所以班長更要明白同學的想法，以便有所「反映」。

綜合以上所說，身為醫學院的班長，有以下的條件：

- (一) 要乖乖的上齊堂；
- (二) 游水打波、唱歌等，樣樣皆通（如果樣樣皆精就更好）；
- (三) 有一班死黨可以幫忙；
- (四) 英語瑯瑯上口；
- (五) 臉皮厚，有窮追猛打的精神；
- (六) 善於掌握同學的心理。

最後，忠告各位現任班長，不要奢望同學們和你合作，同學們尊重你。



兩個晚上



The Iconoclast

八六年八月下旬某日，晚上，萬宜水庫。我們一行六人，從市區轉了幾輪巴士跑到這裏，三更半夜，名為「觀星」，實為「談天」。

我們除了帶備少量乾糧食水和一台望遠鏡外，就只有幾張地氈，並無管帳。要不是會考放榜之浪，各人得知可順利升讀預科，心情雀躍之際，我們真不會有這般傻勁，捨家中被窩而走到這裏露營——不，是露宿。

不得不承認夜有其玄妙的魔力，尤其是荒郊的夜：在這四野無人、萬籟和鳴的漆黑裏，人自然變得失控的沉醉，與此同時，不經意地把白晝的矯情濶飾一掃而空，將靈魂交予自然，毫不顧慮。

夜空是濟朗的，當中繁星閃閃，星河處微光結聚，壯觀且動人，它驚人心膽，引發開思夜話——由起初星的傳說、星的神話，以至後來或風花雪月、或互抒情懷、或互訴抱負，甚至互相擲論，我們幾乎無所不談。真想不到一羣日常絕對理智的理科生，到了此時此地也竟有這般感性，這般豪情！

月從山間學上，平和地沒有驚動寧靜，月雖未滿，但其光芒仍足以為這幽暗抹上淡淡清輝，可人脫目。月色不單帶來了新的話題，其皎冷的色彩更帶來一種孤寂的感覺——然而在這時候，孤寂也變得可愛了。

如此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不經不覺過去，天已由漆黑轉作夜藍，醞釀着破曉的一刹；各人雖經無眠的一夜而漸露倦意，但卻同樣懷有無比的熱誠，迎接朝陽，期待明天，期待將來……

八八年六月上旬某日，晚上，萬宜水庫。重臨舊地，又是另一番心境，另一種懷懷。人數已少了一個，「觀星」的名義也索性去了。這純粹是各人自唸完中六分道揚鑣後的一次敘舊。

仰首所見仍是兩年前的星光燦爛，但它似乎已給我們看膩了，不再帶來驚喜，帶來雀躍；一切都變得平凡，可有可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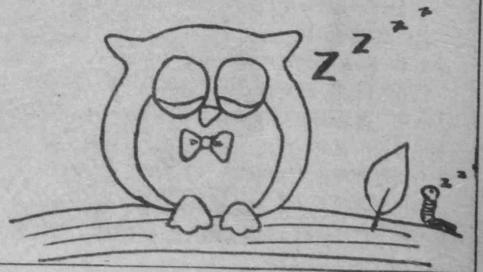
我們仍是照樣的聊天，但明顯地未如當年般暢所欲言；談話中難見和應，鮮有共鳴，甚至常找不到共同喜好的話題。隔膜是存在了，生硬的言詞只配獲得應酬式和敷衍式的答和。可歎隨着年紀長了，閱歷博了，挫折多了，感情也淡薄了、麻木了……

月仍廣照着曠野，其光芒更猶勝當天；只是身倦了，心也倦了，再提不起欣賞的逸緻。月色還是散發那皎白如霜的光輝，但在這次，我們真的深深感受到她的冷——一種不可親的冷感。

各人只是無精打采地等着黎明的來臨，其間雖未至於相對無言，但在寥寥的對話中，所問的翻來覆去都是「中大生活怎樣？」，「港大試有沒有把握？」之類的問題；所答的更比問題本身更公式化，如進行訪問一般。那麼何以翻來覆去？或許是希望藉此粉飾氣氛，營造那已逝的當天，又或許只是一種自我麻醉的方法，讓意識察覺不到時間那樣慢得令人發慌的步伐。

天終於綻出了第一絲魚肚白，結束了我們一夜的守候。各人均準備收拾行裝，重新投入煩囂的都市，隨波逐流。

如此兩個晚上，引導我發現成長的真義。



他和他的愛

裕忱沒來得及見他妻子的最後一面，可是他並不感到哀傷。

在粉紅色的屏障後面，靜靜地躺着她冰冷的身體。沒有了先前搶救時的緊張，病房突然變得有點岑寂。屏障後面，只有一個護士把屍體上的電線喉管拔掉——裕忱的妻子死了。

裕忱站在屏障外面，他沒有哭，沒有為死去的妻子感到難過，他只是空空的站在那裏發呆；身旁一張接一張的病床，上面躺着憔悴的病人，發着低吟，發着夢囈，在昏黃的電燈底下，這些景象都仿如夢寐。

裕忱很鄙視自己這樣的無情，竟不為妻子之死而感到悲哀，可是他知道為甚麼——因為他根本不愛她。

在裕忱心頭，漸漸又再浮起了十多年前的事，那時候，他還在大學唸書，他文靜、好學，可是他並不快樂，因為他一直暗暗地愛着他的一位女同學——綾。他每天只希望在校園內碰到她，雖然他們不相識，但總算是見到面，跟着裕忱就又會快樂一整天了。綾，對裕忱來說是一個超凡脫俗的女子，他覺得人間是不應該有這等溫潤雅嫻的女子，他總覺得自己在地面是極渺小的，因為她有着神的美麗而裕忱只是一個普通的凡人。於是在整整幾年的大學生活裏，他都沒有結識她。

後來，裕忱和綾都相繼畢業了，綾很快便結了婚，而裕忱知道了綾結婚之後便一直消沉苦悶，後來他也早早結了婚，可是他並不愛他的妻子，他們的結合只是一種世俗裏的愚昧結合。他心內無時無刻都想著綾，他也用盡辦法從朋友口中知道綾的生活狀況，那是他在黑暗無明的生活裏唯一的光亮。他永遠是愛着綾的——如今他的妻子死了，他也沒有半點悲哀。

成果 在 哪裏？

看過了上期啟思的「辛勞的成果」（關於對Medic Ball 88的解釋），文中有很多處似乎都不合邏輯，甚至強詞奪理，實令人如嚼蠟在喉，不吐不快。

首先，文中說因「Medso 快要清底」，所以「Medic Ball 收費似乎是事在必行」，而「看一場電影都需廿三元，去一個聖誕舞會才廿元，不算太過份了吧！」這根本是個人的價值觀——作者說二十元很少，但却會有人認為二十元很多。還有，Medic Ball 要收費這件事完全缺乏諮詢，在現代這個提倡民主的社會裡，可說是一個「大退後」！

文中還解釋如果將外人的票定得高一點，「這是有實際的困難」，「難道我們邀請一些護士學生來，還叫她們買些比醫學生更貴的票嗎？」

對外人收費一點究竟有什麼困難？請不要忘記，我們一成為醫學生的時候，便被「踢入會」（醫學會），要交一百五十元的會費。那些護士學生有交過會費嗎？對他們收費一點究竟有什麼錯？為什麼他們可以享受與我們交了一百五十元會費的醫學會會員同等的福利？



他靜靜地離開了醫院。踏出了門口，才知道已很晚了，而且還落着毛毛细雨。裕忱沒有打傘，只任由雨點灑在臉上。夜很靜，有種安詳的氣氛。

裕忱在不知不覺間竟來到了綾的屋下，那是一座小平房。裕忱沒有進去，因為他跟綾根本就不相識。他只是站在屋外，抬頭望着屋子的窗戶，盼望可以見到她的面，那麼他又可以快樂一整天了。

屋內傳出孩子玩耍的聲音，那必定是綾的孩子。裕忱可以想像得到她照顧孩子時那一張帶着愛心和關注的臉。她那美得使人暈眩的臉，他在夢裏已不知見到了多少次。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夜更深了，月亮——又大、又圓、又白——孤伶伶的掛在中天，很安詳。月亮把它的安詳，藉着那溫柔的光線，放射在廣闊的大地上，使處處瀰漫着和平安適，使人感染上了，也覺着同樣的安適。雨還是不停地落着，絲絲細細的，像月亮灑下來的金粉，也灑落在裕忱安詳的臉上，他的腦海裏忽然有一種最清寧的境界——綾雖然不知道有裕忱這樣一個愛她愛得發瘋的人，但是裕忱心裏却有着對她最神聖偉大的愛，在他渺小的身體內，竟藏着這樣熾熱的一顆心，一團火熱的真情；即使他不能跟綾一生一世為伴，可是他畢竟知道世間有個他深愛的女子，他已經是很滿足的了。

於是裕忱，帶着他的愛，慢慢地離開了綾的家。

在大月亮底下，一切都是那麼安靜、和平。閃爍的金粉飄然落下，真美。

陳逸

（在Medic Ball內）很不如理想的主要原因就是它要收費！文中亦說買票給外人會令Medic Ball 品質複雜了「少許」，難道你可以控制買票的人的品格？如果黑社會混入了Ball，上演一場「血洗陸偉堂」怎麼辦？文中又說「在校園售出的飛超過一百張」，所以Medic Ball內應有很多是醫學生。但這數目根本不能代表在Medic Ball 當晚來的醫學生人數，因為即使是醫學生買了票，他不可以轉售別人嗎？還有，即使來的全都是醫學生，他們不可以早走嗎？事實上，Ball 中的確有很大部份的人不是醫學生！

接着，關於舞會的質素，作者認為「即使花上四五千元，效果亦不會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才「選用了二千元的，套燈光連音響設備」，這又是作者個人主觀的想法，也缺乏民意基礎。

最後，本人都希望各位搞Medic Ball的同學能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亦更希望Medic Ball 89 將會是一個不收費的Medic Ball！

跟着，文中還說「由於時間匆忙」，所以才將所有票（不論是single或couple票）都印成了廿元一張，但文中第一段却說搞Medic Ball用了「廿多天」！有廿多天還說時間匆忙，簡直自相矛盾！

其實Medic Ball 最大的失敗就是賣票給外人令到一些「三五歲」的人都可以入場。文中解釋因「二、三年級已term break」，而「三、四年級亦因term test 迫近，無時間和心情去Ball」，所以宣傳有困難，才賣票給外人。這簡直是推卸責任！其實「起初Ball 飛的銷量

東

五四有感

「堅持民主法治，堅持五四精神！」

喊這的時候，不斷的在想什麼是五四精神。不是太抽象了嗎？昔日五四「外攘強權，內懲國賊」的目標已不適用，究竟今時今日為什麼要上街，為什麼要喊口號？

「我們團結一致讓政府明白我們的意願：才能建設更美好的社會……」台上學生代表這樣叫着。是罷，上街為要表明立場，但我們有什麼意願？

「五四運動是個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台上講者這麼說。五四精神，七十年來都是一成不變。

我恐怕是的。因為這些理想，從沒有達到過。中國大陸有壯麗的河山，豐富的資源，但她像自古的紅顏一樣，每多薄命不幸，從沒得到過法治的一天。

我知道，十分的知道即使學生走了多少路，叫了多少遍，情況未必因這而轉。學生不是賈商，不能操縱國家經濟命途；也不如工人的為數眾多，不能影響社會的勞動力，是故學生的不滿，於當政者又何相干呢？當年五四，也因後來工人和商人的響應才能成功，今天的成敗，大概也一樣要看看這些因素。

但作為學生的我們，更應知道的是我們於這時代的作用和責任。自古以來，社會若干方面的改進，都必要有時代的先鋒，勇於探求、勇於申明，先一步作其他人不想不敢作的言論和行動。學生通常是這些先鋒中的重要一員，因為他們的「無知」和「入世未深」，完全符合了作為這些「自痴」的先鋒的條件。我老認為我們都有比上一

代同年齡時為「老」的心境，我們計較即見效果，因為時代步伐快了，作了沒有即見效果的事，等於浪費時間。但我們沒時間可浪費——我們的個人成就需要每一分鐘的灌溉。所以不考的不讀，上街遊行=不能改變甚麼=不去。

危險啊！若再無人願意澆這混水，我們怎能期望坐着而有所改善？我們期望有一個怎樣的世界留給我們的下一代？

* * * *

「求求！不要太煽情！」我和我的朋友在遊行隊伍中相遇，他低聲的對我說。

是的，更重要的是，能在不滿現實而義憤填胸的當兒，保留對事情的冷靜分析和耐心堅忍。這是相當困難的，年青人血氣方剛，亦是因為這個，令很多學生運動演變成騷亂。這樣，有達到目的嗎？有抑或沒有？

「我們把信呈上去給查濟民的時候，足足等了五至七分鐘……他們都知羞……。」——於是一片歡呼聲。

「北京大學生遊行時，前面有警衛，他們唱着義勇軍進行曲，正如歌詞一樣，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台上的學生代表說。

要得到羣衆的支持，熱誠的心和愛國襟懷已相當足夠，嘩衆取寵決非上策。

危險啊！若我們只陶醉於動人的言詞而忘記更大的理想。事實上中共領導人近日亦紛紛把學生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作比較了，我們何必太衝動而給他們這樣的藉口？

* * * *

作為學生的我們，究竟對時代，有着怎樣的作用和責任？



錢夢蕾

宋詞新寫

《漁父》四首

考試近，何處去？

快快回家備課。

書無多少熟為期，

辛苦不論成敗。

考試前，書中鑽，

倦裏卻尋彎轉。

大經小典任翻揭，

讀到不知何處。

考試間，題目奸，

條條深深無限。

做了還錯錯還做，

一笑試題弄人。

考試後，玩個夠，

壓逼盡拋腦後。

路邊笑笑是誰人，

是院長梁智仁。

和尙





昨天在main campus 遇見了中學時的同學，與他談到大學的生活，使我又一次感覺到medic life和campus life的大分別。

醫學院的確是大細小了，一星期中五、六日，每日從早到晚，廁身其中，不是ab，便是lecture theatre，不是lecture theatre，便是圖書館，真令人覺得侷促。好幾次在圖書館中，心內都生出強烈的欲破籠而出的渴望，然而這點點的希冀卻始終不能化為力量，使我衝出這樊籠。

在醫學院中，又有多少人能有這份能耐呢？

MEDIC LIFE 是刻板的。

或許，用死板來形容會更來得貼切。

每一天都被上課、讀書佔據着，每一

天都有一大堆 facts 需要死記硬背，每一天都是一成不變，每一天都是如此枯燥。

除去讀書上課，剩下來的是如此的少，只夠我用來埋怨為甚麼只有這點點空間的時間。你問我可會有時間停下來思索問題嗎？沒有，每一天我都只顧在「facts」海中掙扎，只求將它們一點一滴地加入腦海，竟不意連思想也漸漸失落在那「facts」的洪氾之中。你問我有理想嗎？有，不過經已蒙塵。

醫學院的生活對我來說，就像是一池死水，沒有一絲波瀾，而且更沾染灰塵，漸漸變得混濁。

Main Campus 那邊現在正籌備着紀念「五四」的活動，在醫學院的我卻還是坐在書桌前，對着那些無聊的書本。

我冷血嗎？不。我關心我的國家，我熱愛我的民族；我為我的國家的一關不振痛心疾首，我為我的民族的每下愈況捶胸頓足。我的血是熾熱的，是沸騰的。

可是我的心現在卻是冰冷的，是麻木的。

我不甘心，不甘心把我那本來應該光輝燦爛的歲月埋葬於醫學院內。



啓思房——今次輪到我寫了。其實，我應該沒有資格寫啓思房的，我好日也不入啓思房一次，事實上由健委的成員寫就更恰當了，但他們却已用了「健委通訊」來出版他們的著作，沒辦法，只嘆一聲奈何，啓思房始終都是我寫。

但是寫甚麼好呢？想了好幾天也是想不通，忽然今晚坐巴士回家時腦海中却出現一線曙光。我平時乘坐地鐵想不通，坐4、7、37或香港仔線的小巴都想不通，偏偏今晚改了坐10號巴士回家就思潮洶湧，究竟點解？為甚麼？Why？我能聯想到與10有關的就只有部同名「10」的電影，但這套電影我從未看過，怎可拉上關係呢？難道我與寶黛麗有緣？

那麼我今晚在10號車上想到些甚麼？這應由很久很久以前說起，我自從從家母體內被迫出來後十數年便已對「人生」這問題感興趣。

一想這些問題就不其然聯想到生化學，有些人喜歡讀解剖，考試「丁」解剖，有人則鍾情於生理科，有人就樣樣都「丁」得，我却獨愛生化學，我理解中的生化學一直都是 Chaos，直到四月九日晚上大約十二時左右才看透其中的真理，從 Chaos 中尋找到 Order，使我有恍然大悟，有進入宇宙終極之境的感覺，真是如遇上死神也可以挺起胸膛。我想當年釋迦牟尼達到覺悟的感覺也一定和我的很相似。分別只在釋迦死後成了佛，而我則還未有此意向，還是「腳腳」舒服些，但正所謂「好境不常」，鬧鐘又再一次把我精采的夢境毀於一旦，我又要準時到陸佑堂報到。

吃過午飯，又是時候再闖陸佑堂了；一個聽着 Wa Ikman 的監考員和一張陌生的試卷成為了我當時掙扎求存的見證。我掙扎，是因為我要

的不是死，我要犧牲！犧牲前我要聽 Walkman，我要上 Patho，要上 Mic.bi，要上……

寫夠了前言，都應該入正題了。繼承以往反潮流的作風，我想可以以西方「極樂」作為題目來繼續對「人生」的探討。西方獨特之處在於潮流愛向「東」望，有人認為廿一世紀是東方人的世紀（大概可以用人頭計算），一江春水都向東流（萊茵河偏向西流），政權回歸東東方，唯有是部份的人才偏向向反方向。西面亦是日落的方向；燦爛的光芒黯然消逝，餘下來的是海面的片片燐光；這對我們醫學生來說更是感同身受，在沙宣道亦經常可欣賞到此情此境。

英文有一個字是頗有趣的：Genius，中文沒有同意思的詞語，中國也似乎因此沒有此類人的出現。所以，為救國救民，我就硬把 Genius 這樣東西拉了入我的行為科學 project 內以假加重複的研究（re-search 更貼切）；結果，比救國救民更重要的，就是我的 project「肥了佬」，使我有意外的驚喜。我決定了，我要在死後將這個 project 出版成書，到時或會有知識份子重新評價我的 project，我亦同時會被封為 genius（這份啓思則會變得價值連城，還有誰敢說啓思是浪費金錢）。但當然，我一定要早死才夠觸目，如果到了四十歲還死不去的話，我便自殺以謝各啓思讀者，屆時閣下可將手上的啓思拍賣以作安老費。

編者的話

這幾個月來收到同學們不少的來稿，在此首先多謝各同學的支持。在云云的來稿當中，有兩、三篇是沒有附上真實姓名的。根據我們的稿例，對於沒有附上真實姓名和級別（或聯絡方法）的文章，我們是沒法把它們刊登的，已經把文章投了來而未有附上真實姓名的同學，請儘快與啓思編委成員聯絡。

在我餘下的廿個歲月，除了讀書考試外，我又可做些什麼流給歷史學家？當然是剛才提過的救國救民，哪個國家？唯一就是祖國，九七年後，我們中國人——只有我們中國人才有權干涉國內政。命運似乎已安排好了一切，我頗獨特姓氏代表了我有足夠遺傳上的條件去當中國領袖，他們和我一樣有「獨」特的姓氏，毛、蔣、華、胡、孫、袁，甚麼都齊。就讓我帶領着各胞衝往不變的廿一世紀，實現一個 Brave New World！

夠了，好一篇柏棺下夢遊的成果，或者應是成不了果。西方文化着重進步這概念，如科學的進步、文明的進步，這些原本都應該是使人興快樂，但把進步拉得太快了，就可能變成追逐、勞碌，而到頭來都不知道做了些甚麼。讀這篇文後你亦可能覺得不知讀了些甚麼，就當反照出現代人的生活吧。

燈火通明時，誰會理會四周原是黑暗？

八九年啓思編委名單

- 名譽顧問：柯慧心博士
- 總編輯：張焜暉
- 副編輯：湯嘉恆 薛耀光
- 執行編委：何志榮 黃舜雯 黃明沁
洪偉賢 陳振春 劉志源
- 編委：林穎超 馮偉正 楊偉民
李家駒 吳廷英 歐永恆
郭淑琴
- 總務：盧子峯
- 文書：袁慶輝
- 去屆代表：梁展聰

鳴謝葛蘭素香港集團